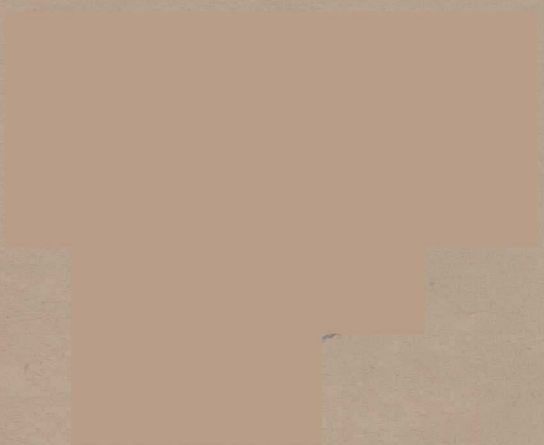


金上甄育伏案漢等書中翰齊





全後魏文卷四十五

烏程嚴可均校輯

江式

式字法安陳畱濟陽人仕孝文爲司徒行參軍檢校御史除殄
寇將軍符節令呂書文昭太后尊號謚冊特除奉朝請正光中
除驍騎將軍兼著作佐郎卒贈右將軍巴州刺史

求撰集古今文字表

臣聞庖羲氏作而八卦列其畫軒轅氏興而龜策彰其彩古史倉
頡覽二象之爻觀鳥獸之跡別創文字呂代結繩用書契呂維事
宣之王庭則百工已敘載之方冊則萬品已明迄于三代厥體頗
異雖依類取制未能悉殊倉氏矣故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
子呂六書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形聲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
曰假借蓋是史頡之遺法也及宣王太史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

古文或同或異時人卽謂之籀書至孔子定六經左丘明述春秋皆曰古文厥意可得而言其後七國殊軌文字乖別暨秦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蠲罷不合秦文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麻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于是秦燒經書滌除舊典官獄繁多已趣約易始用隸書古文由此息矣隸書者始皇使下杜人程邈附于小篆所作也曰邈徒隸卽謂之隸書故秦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書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漢興有尉律學復敎曰籀書又習八體試之課最曰爲尚書史吏民上書省字不正輒舉劾焉又有草書莫知誰始攷其書形雖無厥誼亦是一時之變通也孝宣時召通倉頡讀者獨張敞從受之涼州刺史杜鄴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時徵禮等百餘人說文字于未央宮中曰禮爲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揚雄采曰作

訓纂篇及亡新居攝自呂應運制作使大司空甄豐校文字之部
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卽古
文而異者三曰篆書云小篆也四曰佐書秦隸書也五曰繆篆所
呂摹印也六曰鳥蟲所呂幡信也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
得禮尙書春秋論語孝經也又北平侯張倉獻春秋左氏傳書體
與孔氏相類卽前代之古文矣後漢郎中扶風曹喜號曰工篆小
異斯法而甚精巧自是後學皆其法也又詔侍中賈逵修理舊文
殊藝異術王敎一端苟有可已加于國者靡不悉集逵卽汝南許
慎古文學之師也後慎嗟時人之好奇歎儒俗之穿鑿惋文毀于
譽痛字敗于訾更詭任情變亂于世故撰說文解字十五篇首一
終亥各有部屬包括六藝羣書之詁評釋百氏諸子之訓天地山
川草木鳥獸昆蟲雜物奇怪珍異王制禮儀世間人事莫不畢載
可謂類聚羣分雜而不越文質彬彬最可得而論也左中卽將陳

留蔡邕采李斯曹喜之法爲古今雜形詔于太學立石碑刊載五經題書楷法多是邕書也後開鴻都書畫奇能莫不雲集于時諸方獻篆無出邕者魏初博士清河張揖著埤倉廣雅古今字訓究諸埤廣綴拾遺漏增長事類抑亦于文爲益者然其字詰方之許慎篇古今體用或得或失矣陳留邯鄲淳亦與揖同時博古開藝特善倉雅許氏字指八體六書精究閑理有名于揖曰書教諸皇子又建三字石經于漢碑之西其文蔚炳三體復宣校之說文篆隸大同而古字少異又有京兆韋誕河東衛覬二家竝號能篆當時臺觀榜題寶器之銘悉是誕書咸傳之子孫世稱其妙晉世義陽王典祠令任城呂忱表上字林六卷尋其況趣附託許慎說文而案偶章句隱別古籀奇惑之字文得正隸不差篆意也忱弟靜別放故左校令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宮商角徵羽各爲一篇而文字與兄便是魯衛音讀楚夏時有不同皇魏承百王之季

紹五運之緒世易風移文字改變篆形謬錯隸體失真俗學鄙習
復加虛巧談辯之士又已意說炫惑于時難已釐改故傳曰已衆
非非行正信哉得之于斯情矣乃曰追來爲歸巧言爲辯小兒爲
駟神蟲爲蠶如斯甚衆皆不合孔氏古書史籀大篆許氏說文石
經三字也凡所關古莫不惆悵焉嗟夫文字者六藝之宗王教之
始前人所已垂今人所已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孔子曰必也
正名乎又曰述而不作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皆言遵修舊史而
不敢穿鑿也臣六世祖瓊家世陳畱往晉之初與從父兄應元俱
受學于衛覬古篆之法倉雅方言說文之誼當時竝收善譽而祖
官至太子洗馬出爲馮翊郡值洛陽之亂避地河西數世傳習斯
業所已不墜也世祖太延中皇威西被牧犍內附臣亡祖文威杖
策歸國奉獻五世傳掌之書古篆八體之法時蒙褒錄敘列于儒
林官班文省家號世業暨臣闇短識學庸薄漸漬家風有忝無顯

但逢時來恩出願外每承澤雲津廁霑漏潤驅馳文閣參預史官
 題篆宮禁猥同上哲既竭愚短欲罷不能是已敢藉六世之資奉
 遵祖考之訓竊慕古人之軌企踐儒門之轍輒求撰集古來文字
 已許慎說文為主爰采孔氏尚書五經音注籀篇爾雅三倉凡將
 方言通俗文祖文宗埤倉廣雅古今字詁三字石經字林韻集諸
 賦文字有六書之誼者皆已次類編聯文無復重糾為一部其古
 籀奇惑俗隸諸體咸使班于篆下各有區別詁訓假借之誼僉隨
 文而解音讀楚夏之聲並逐字而注其所不知者則闕如也脫蒙
 遂許冀省百氏之觀而同文字之域典書祕書所須之書乞垂敕
 給竝學士五人嘗習文字者助臣披覽書生五人專令抄寫侍中
 黃門國子祭酒一月一監評議疑隱庶無紕繆所撰名目伏聽明

旨 魏書江式傳又見北史三十四

祖瑩

大六百一十三
 小十六

瑩字元珍范陽道人孝文時爲中書學生拜太學博士署彭城
王勰司徒法曹參軍掌書記再遷尚書三公郎中宣武時爲冀
州鎮東府長史除名尋爲國子博士領尚書左戶部孝明時爲
李崇都督長史除名尋爲散騎侍郎孝昌中累遷國子祭酒領
給事黃門侍郎幽州大中正監起居事元顥入洛已爲殿中尚
書孝莊還宮免後除祕書監賜爵容城縣子前廢帝時遷車騎
將軍太常卿孝武卽位封文安縣子孝靜遷鄴加儀同三司進
爵爲伯天平中卒贈尚書左僕射司徒冀州刺史

樂舞名議

夫樂所已乘靈通化舞所已象物昭功金石播其風聲絲竹申其
歌詠郊天祠地之道雖百世而可知奉神育民之理經千載而不
昧是已黃帝作咸池之樂顓頊有承雲之舞堯爲大章舜則大韶
禹爲大夏湯爲大濩周日大武秦曰壽人漢爲大予魏名大鈞晉

曰正德雖三統互變五運代降莫不述作相因徽號殊別者也皇
 魏道格三才化清四字奕世載德累葉重光或曰文教興邦或曰
 武功平亂功成治定于是乎在及主上龍飛載造景命惟新書軌
 自同典刑罔二覆載均于兩儀仁澤被于四海五聲有序八音克
 諧樂舞之名宜曰詳定案周兼六代之樂聲律所施咸有次第滅
 學曰後經禮散亡漢來所存二舞而已請曰韶武為崇德武舞為
 章烈總名曰嘉成漢樂章云高張四縣神來燕饗宗廟所設宮懸
 明矣計五郊天神尊于人鬼六宮陰極體同至尊理無滅降宜皆
 用宮懸其舞人冠服制裁咸同舊式庶得曰光贊鴻功敷揚大業

魏書樂志永熙二年春長孫稚祖瑩表乞定樂舞名其
 年夏集羣官議之瑩復議又略見通典一百四十二

公孫崇

崇太和中為給事中景明中為太樂令

請曰高肇監樂務表

伏惟皇魏龍躍鳳舉配天光宅世祖太武皇帝革靜荒嶠廓寧宇
內兇醜尚繁戎軒仍動制禮作樂致有闕如高祖孝文皇帝德鍾
後仁之期道協先天之日顧雲門曰興言感蕭韶而忘味曰故中
書監高閎博識明敏文思優洽紹蹤成均實允所寄乃命閎廣程
儒林究論古樂依據六經參諸國志錯綜陰陽曰制聲律鐘石管
絃略曰完具八音聲韻事別粗舉值遷邑崧瀍未獲周密五權五
量竟不就果自爾迄今率多禡落金石虛懸宮商未會伏惟陛下
至聖承天纂戎鴻烈曰金石未協詔臣緝理謹卽廣搜秬黍選其
中形又采梁山之竹更裁律呂制磬造鍾依律竝就但權量差謬
其來久矣頃蒙付并州民王顯進所獻古銅權稽之古範攷曰今
制鍾律準度與權參合昔造猶新始拗若舊異世同符如合規矩
樂府先正聲有王夏肆夏登歌鹿鳴之屬六十餘韻又有皇始五
行勺舞太祖初興置皇始之舞復有吳夷東夷西戎之舞樂府之

內有此七舞太和初郊廟但用文始五行皇始三舞而已竊惟周
 之文武頌聲不同漢之祖宗廟樂又別伏惟皇魏四祖三宗道邁
 隆周功超鴻漢頌聲廟樂宜有表章或文或武已旌功德自非懿
 望茂親雅量淵遠博識洽聞者其孰能識其得失衛軍將軍尚書
 右僕射臣高肇器度徽雅神賞入微淹讚大猷聲光海內宜委之
 監就已成皇代典謨之美昔晉中書監荀勗前代名賢受命成均
 委已樂務崇述舊章儀刑古典事光前載豈遠乎哉又先帝明詔
 內外儒林亦任高閭申請今之所須求依前比

崇復
表言

魏書樂志正始四年春太樂令公孫

上景明麻表

臣頃自太樂詳理金石及在祕省攷步三光稽覽古今研其得失
 然四序遷流五行變易帝王相踵必奉初元改正朔殊徽號服色
 觀于時變已應天道故易湯武革命治麻明時是已三五迭隆麻

大六百之四
 小二十一

數各異伏惟皇魏紹天明命家有率土戎軒仍動未遑厯事因前
魏景初厯術數差違不協晷度世祖應期輯寧諸夏乃命故司徒
東郡公崔浩錯綜其數浩博涉淵通更修厯術兼著五行論是時
故司空咸陽公高允該覽羣籍贊明五緯并述洪範然浩等攷察
未及周密高宗踐阼乃用敦煌趙歆甲寅之厯然其星度稍爲差
遠臣輒鳩集異同研其損益更造新厯曰甲寅爲元攷其盈縮晷
象周密又從約省起自景明因名景明厯然天道盈虛豈曰必協
要須參候是非乃可施用太史令辛寶貴職司玄象頗閑祕數祕
書監鄭道昭才學優贍識覽該密長兼國子博士高僧裕乃故司
空允之孫世綜文業尚書祠部郎中宗景博涉經史前兼尚書郎
中崔彬微曉法術請此數人在祕省參候而伺察晷度要在冬夏
二至前後各五日然後乃可取驗臣區區之誠冀效萬分之一

魏書

律厯志上世宗景明中詔太樂令公孫崇
趙樊生等同共攷驗正始四年冬崇表

孫紹

紹字世慶昌黎人太和中爲校書郎遷給事中自長兼羽林監
爲門下錄事延昌初出除濟陰太守還歷司徒功曹參軍步兵
長水校尉正光中爲鎮遠將軍右軍將軍後爲徐充和糴使歷
驍騎將軍太府少卿遷右將軍太中大夫建義初除衛尉轉金
紫光祿大夫永安中拜太府卿賜爵新昌子太昌初遷左衛將
軍右光祿大夫永熙二年卒贈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冀州
刺史諡曰宣

修律令上表

臣聞建國有計雖危必安施政能和雖寡必盛治乖人理雖合必
離作用失機雖成必敗此乃古今同然百王之定法也伏惟大魏
應天明命兆啟無窮畢世後仁祚隆七百今二號京門下無嚴防
南北二中復闕固守長安鄴城股肱之寄穰城上黨腹背所憑四

大五百六十五
小三十八

軍五校之軌領護分事之式徵兵儲粟之要舟車水陸之資山河
要害之權緩急去來之用持平赴救之方節用應時之法特宜修
置已固堂堂之基持盈之體何得而忽居安之辰故應危懼矣且
法開清濁而清濁不平申滯理望而卑寒亦免士庶同悲兵徒懷
怨中正賣望于下里主案舞筆于上臺真偽混淆知而不糾得者
不欣失者倍怨使門齊身等而涇渭淹殊類應同役而苦樂懸異
士人居職不己爲榮兵士役苦心不忘亂故有競棄本出北史飄
藏他土或詭名託養散在人間或亡命山藪漁獵爲命或投仗疆
豪寄命衣食又應遷之戶逐樂諸州應畱之徒避寒歸暖兼職人
子弟隨逐浮遊南北東西卜居莫定關禁不修任意取適如此之
徒不可勝數爪牙不復爲用百工爭棄其業混一之計事實闕如
攷課之方責辦無日流浪之徒決須精校今疆敵窺時邊黎伺隙
內民不平久成懷怨戰國之勢竊謂危矣必造禍源者北邊鎮戍

之人也若夫一統之年持平用之者大道之計也亂離之期縱橫
作之者行權之勢也故道不可久須文質已換情權不可恆隨
隆已牧物文質應世道形自安洿隆獲衷權勢亦濟然則王者計
法之趣化物之規圓方務得其境人物不失其地又先帝時律令
竝議律尋施行令獨不出十餘年矣臣曰令之爲體卽帝王之身
也分處百揆之儀安置九服之節經緯三才之倫包羅六卿之職
措置風化之門作用賞罰之要乃是有爲之樞機世法之大本也
然脩令之人亦皆博古依古撰置大體可觀比之前令精麤有在
但主議之家太用古制若全依古高祖之法復須昇降誰敢措意
有是非哉曰是爭故久廢不理然律令相須不可偏用今律班令
止于事甚滯若令不班是無典法臣下執事何依而行臣等脩律
非無勤止署下之日臣乃無名是謂農夫盡力他食其秋功名之

所實懷於悒

魏書孫紹傳與常景等共脩律
人延昌中紹表又北史四十六

陳軍國利害又表

臣聞文質互用治道曰之緝熙洿隆得時人物曰之通濟故能事
恢三靈仁洽九服伏惟陛下應靈踐阼冲明照物宰輔忠純伊霍
均美旣致昇平之基應成無爲之業而漠北叛命隴右構逆中州
驚擾民庶竊議其故何哉皆由上法不通下情怨塞故也臣雖愚
短具鑒始末往在代都武質而治安中京曰來文華而政亂故臣
昔于太和極陳得失具論四方華夷心態高祖垂納文應可尋延
昌正光奏疏頻上主者收錄不蒙報問卽日事勢乃至于此盡微
臣豫陳之驗今東南有竊號之豎西北有逆命之寇豈得怨天實
尤人矣臣今不憂荒外正慮中畿急須改張曰寔其意若仍持疑
變亂尋作肘腋一乖大事去矣然臣奉國四世欣戚是同但職在
冗散不關樞密寔濟之計欲陳無所可謂經緯甚多無機可織夫
天下者大器也一正難傾一傾難正當今之危躡足之急臣備肉

食痛心無已泣血上陳願垂采察若得言參執事獻可替否寇逆

獲除社稷稱慶雖死如生大馬情畢

魏書孫紹傳紹為徐充和羅使還朝大陳軍國利害不報

紹又表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魏文卷四十五終

大三百六十六

小二十七

全後魏文卷四十六

烏程嚴可均校輯

辛雄

雄字世賓隴西狄道人太和中爲奉朝請正始初除給事中延
昌初已病免司空清河王懌辟戶曹參軍攝田曹事隨府遷司
徒戶曹太尉記室神龜中除尚書駕部郎中轉三公郎正光中
兼司州別駕加前軍將軍孝昌初除司空長史行臺左丞遷輔
軍將軍尚書右丞尋轉吏部郎中遷平東將軍光祿大夫永安
中除度支尚書兼侍中遷鎮南將軍都官尚書行河南尹晉泰
時爲鎮軍將軍殿中尚書加衛將軍右光祿大夫秦州大中正
太昌中復爲殿中尚書兼吏部尚書尋除車騎大將軍左光祿
大夫永熙中又兼吏部尚書左僕射侍中爲高歡所殺

明賞罰疏

凡人所已臨堅陣而忘身觸白刃而不憚者一則求榮名二則貪重賞三則畏刑罰四則避禍難非此數事雖聖王不能勸其臣慈父不能厲其子明主深知其情故賞必行罰必信使親疎貴賤勇怯賢愚聞鐘鼓之聲見旌旗之列莫不奮激競赴敵場豈厭久生而樂早死也利害懸于前欲罷不能耳自秦隴逆節將歷數年蠻左亂常稍已多載凡在戎役數十萬人三方師眾敗多勝少跡其所由不明賞罰故也陛下欲天下之早平愍征夫之勤悴乃降明詔賞不移時然兵將之勲歷稔不決亡軍之卒晏然在家致令節士無所勸慕庸人無所畏懾進而擊賊死交而賞賒退而逃散身全而無罪此其所已望敵奔沮不肯進力者矣若重發明詔更量賞罰則軍威必張賊難可弭臣聞必不得已去食就信已此推之信不可斯須廢也賞罰陛下之所易尚不能全而行之攻敵士之所難欲其必死靈可得也臣既庸弱忝當戎使職司所見輒敢上

聞惟陛下審其可否

魏書辛
雄傳

選舉疏

帝王之道莫尚于安民安民之本莫加于禮律禮律既設擇賢而行之天下雍熙無非任賢之功也故虞舜之盛穆穆標美文王受命濟濟已康高祖孝文皇帝天縱大聖開復典謨選三代之異禮采二漢之典法端拱而四方安刑措而兆民治世宗重光繼軌每念聿修官人有道萬里清謐陛下劬勞日昃躬親庶政求瘼恤民無時暫憩而黔首紛然兵車不息已臣愚見可得而言自神龜未來專已停年爲選士無善惡歲久先敘職無劇易名到授官執案之吏已差次日月爲功能銓衡之人已簡用老舊爲平直且庸劣之人莫不貪鄙委斗筲已共治之重託碩鼠已百里之命皆貨賄是求肆心縱意禁制雖煩不勝其欲致令徭役不均發調違謬箕斂盈門囚執滿道二聖明詔寢而不遵畫一之法懸而不用自此

夷夏之民相將爲亂豈有餘憾哉蓋由官授不得其人百姓不堪其命故也當今天下黔黎久經寇賊父死兄亡子弟淪陷流離艱危十室而九白骨不收孤熒靡恤財殫力盡無已卒歲宜及此時早加慰撫蓋助陛下治天下者惟在守令最須簡置已康國道但郡縣選舉由來共輕貴遊儁才莫肯居此宜改其弊已定官方請上等郡縣爲第一清中等爲第二清下等爲第三清選補之法妙盡才望如不可竝後地先才不得拘已停年竟無銓革三載黜陟有稱者補在京名官如前代故事不歷郡縣不得爲內職則人思自勉上下同心枉屈可申彊暴自息刑政日平民俗奉化矣復何憂于不治何恤于逆徒也竊見今之守令清慎奉治則政平訟理有非其才則綱維荒穢伏願陛下整畱天心校其利害則臣言可驗不待終朝昔杜畿寬惠河東無警蘇則分糧金城尅復略觀今古風俗遷訛罔不任賢已相化革朝任夕治功可立待若遵常習

故不明選典欲呂靜民便恐無日

魏書辛雄傳
通典十四

上書論祿養

仲尼陳五孝自天子至庶人無致仕之文禮記八十一子不從政
九十家不從政鄭立注云復除之然則止復庶民非公卿大夫士
之謂呂爲宜聽祿養不約其年

魏書辛雄傳又爲祿養論
稱云云書奏肅宗納之

奏理元匡

竊惟白衣元匡歷奉三朝每蒙寵遇謇諤之性簡自帝心鷹鷂之
志形于在昔故高祖錫之呂匡名陛下任之呂彈糾至若茹皓升
輦匡斥宜下之言高肇當政匡陳擅權之表剛毅忠款羣臣莫及
骨鯁之跡朝野共知當高肇之時匡造棺致諫主聖臣直卒呂無
咎假欲重造先帝已容之于前陛下亦宜寬之于後況其立列由
緒與罪案不同也脫終貶黜不在朝廷恐杜忠臣之口塞諫者之
心乖琴瑟之至和違鹽梅之相濟祁奚云叔向之賢可及十世而

匡不免其身實可嗟惜

魏書辛雄傳御史中尉東平王元匡復欲與棺諫諍尚書令任城王澄劾匡大不敬

詔恕死為民雄奏理匡

獄成訴枉宜復斷理議

春秋之義不幸而失盜僭不濫僭則失罪人濫乃害善人今議者不忍罪姦吏使出入縱情合君子小人薰蕕不別豈所謂賞善罰惡殷勤隱恤者也仰尋周公不滅流言之愆俯惟釋之不加驚馬之辟所呂大小用情貴在得所失之千里差在毫釐雄久執案牘數見疑訟職掌三千願言者六一曰御史所糾有注其逃走者及其出訴或為公使本曹給過所有指如不推檢文案灼然者雪之
二曰御史赦前注獲見賊不辨行賊主名檢無賂呂置直之主宜應洗復三曰經拷不引傍無三證比呂獄案既成至即除削或有據令奏復者與奪不同未獲為通例又須定何如得為證人若必須三人對見受財然後成證則于理太寬若傳聞即為證則于理

大五百四十七
小七十一

太急今請呂行賅後三人俱見物及證狀顯著準呂為驗四曰赦前斷事或引律乖錯使除復失衷雖案成經赦宜追從律五曰經赦除名之後或邀駕訴枉被旨重究或訴省稱冤為奏更檢事付有司未被研判遂遇恩宥如此之徒謂不得異于常格依前案為定若不合拷究已復之流請不追奪六曰或受辭下檢反覆使鞫獄證占分明理合清雪未及告案忽逢恩赦若從證占而雪則違正格如除其名罪濫潔士呂為罪須案成雪呂占定若拷未畢格及要證一人不集者不得為占定古人雖患察獄之不精未聞知冤而不理今之所陳實士師之深疑朝夕之急務願垂察焉魏書辛雄傳初延尉少卿袁翻奏曾染風聞者不問曲直推為獄成悉不斷理詔令門下尚書廷尉議之雄議

奉使慰勞關西啟六事

臣聞王者愛民之道有六一曰利之二曰成之三曰生之四曰與之五曰樂之六曰喜之缺一則利之也使民不失其時則成之也

省刑罰則生之也薄賦斂則與之也無多徭役則樂之也吏靜不苛則喜之也伏惟陛下道邁前王功超往代敷春風而鼓俗旌至德曰調民生之養之正當茲日悅近來遠亦是今時臣既忝將命宣揚聖澤前件六事謂所宜行若不除煩收疾惠孤恤寡便是徒乘官驛虛號王人往還無費于郵亭皇恩無逮于民俗謹率愚管敢曰陳聞乞垂覽許

魏書辛雄傳莊帝反洛詔雄曰本官兼侍中關西慰勞大使將發請事五條仍啟

王顯

顯字世榮陽平樂平人孝文時歷本州從事已醫術補侍御師遷尚書儀曹郎宣武時累遷游擊將軍拜廷尉少卿除平北將軍相州刺史入除太府卿御史中尉延昌初為太子詹事封衛南伯有藥方三十五卷

奏劾石榮抱老壽

風聞前洛州刺史陰平子石榮積射將軍抱老壽恣蕩非軌易室

大五百四十二
小七十七

而姦燥聲布于朝野醜音被于行路卽攝鞫問皆與風聞無差犯
禮傷化老壽等卽主謹案石榮籍貫兵伍地隔宦流處世無入朝
之期在生絕冠冕之望遭時之運逢非次之擢已犬馬延慈簪履
恩念自微至貴位階方岳不能懷恩感德上酬天施迺咎彰遐邇
嚮穢京墟老壽種類無聞氏姓莫紀丐乞刑餘之家覆養闔人之
室蒙國殊澤預班爵序正宜治家假內疑教誡閨庭方恣其淫姦
換妻易妾榮前在洛州遠迎老壽妻常氏兵人千里疲于道路老
壽同敝笱之在梁若其原疑之無別男女三人莫知誰子人理所
未聞烏獸之不若請已見事免官付廷尉理罪鴻臚削爵魏書抱
疑傳

奏劾元匡

自金行失御羣僞競興禮壞樂崩彝倫攸斁大魏應期奄有四海
高祖孝文皇帝已睿聖統天克復舊典乃命故中書監高閭廣旌
儒林推尋樂府依據六經參諸國志已忝裁寸將均周漢舊章屬

雲構中遷尚未云就高祖睿思立深參攷經記曰一黍之大用成分體準之爲尺宣布施行暨正始中故太樂令公孫崇輒自立意曰黍十二爲寸別造尺度定律刊鍾皆向成訖表求觀試時敕太常卿臣芳曰崇造旣成請集朝英議其得否芳疑崇尺度與先朝不同察其作者于經史復異推造鮮據非所宜行時尚書令臣肇清河王懌等曰崇造乖謬與周禮不同遂奏臣芳依周禮更造成訖量校從其善者而芳曰先朝尺度事合古典乃依前詔書曰黍刊寸竝請朝廷用裁金石于時議者多云芳是唯黃門侍郎臣孫惠蔚與崇扶同一途參差頻經攷議而尚書令臣肇曰芳造崇物故之後而惠蔚亦造一尺仍云扶曰比崇尺自相乖背量省二三謂芳爲得而尚書臣匡表云劉孫二尺長短相傾稽攷兩律所容殊異言取中黍校彼二家云竝參差抑中無所自立一途請求議判當時議者或是于匡兩途舛駁未卽時定肇又云權斛斗尺班

行已久今者所論豈喻先旨宜仰依先朝故尺爲定自爾已後而
匡與肇厲言都座聲色相加高下失其常倫嚙競無復彝序匡更
表列據已十是云芳十非又云肇前被敕旨共芳營督規立鍾石
之名希播製作之譽乃憑樞衡之尊藉舅氏之勢與奪任心臧否
自已阿黨劉芳遏絕臣事望勢雷同者接已恩言依經案古者卽
被怒責雖未指鹿化馬移天徙日實使蘊藉之士聳氣坐端懷道
之夫結舌筵次又言芳昔與崇競恆言自作今共臣論忽稱先朝
豈不前謂可行輒欲自取後知錯謬便推先朝殊非大臣之體深
失爲下之義復攷校勢臣之前量度偏頗之手臣必剛足內朝抱
璞人外囂言肆意彰于朝野然匡職當出納獻替所在斗尺權度
正是所司若已有所見能練臧否宜應首唱義端早辨諸惑何故
嘿心隨從不關一言見芳成事方有此語計芳才學與匡殊懸所
見淺深不應相匹今乃始發恐此由心借智于人規成虛譽況匡

表云所據銅權形如古誌明是漢作非莽別造及案權銘云黃帝
始祖德布于虞虞帝始祖德布于新若莽佐漢時事寧有銘偽新
之號哉又尋莽傳云莽居攝卽變漢制度攷校二證非漢權明矣
復云芳之所造又短先朝之尺臣旣比之權然相合更云芳尺與
千金堰不同臣復量比因見其異二三浮濫難可據準又云共構
虛端妄爲疑佞託曰先朝云非已製臣案此欺詐乃在于匡不在
于芳何曰言之芳先被敕專造鍾律管籥優劣是其所裁權斛尺
度本非其事比前門下索芳尺度而芳牒報云依先朝所頒新尺
復應下黍更不增損爲造鍾律調正分寸而已檢匡造時在牒後
一歲芳于爾日匡未共爭已有此牒豈爲詐也計崇造寸積黍十
二羣情共知而芳造寸唯止十黍亦俱見先朝詔書曰黍成寸首
尾歷然寧有輒欲自取之理肇任居端右百寮是望言行動靜必
副具瞻若恃權阿黨詐託先詔將指鹿化馬徙日移天卽是魏之

趙高何已宰物肇若無此匡既誣毀宰相訕謗明時豈應談議之
閒便有指鹿之事可否之際輕生刖足之言趙高矯惑事屬衰秦
卞和抱璞時遇暴楚何宜曰濟濟之朝而有斯謗者哉阻惑朝聽
不敬至甚請曰肇匡並禁尚書推窮其原付廷尉定罪

魏書廣平王洛侯附

傳第五子匡與尚書令高肇不平後因與太常劉芳議爭權量遂與肇聲色御史中尉王顯奏匡云云詔曰可

田益宗

益宗光城蠻酋仕齊為征虜將軍直閣將軍太和中遣使歸款
拜員外散騎常侍都督光城弋陽汝南新蔡宋安五郡軍事冠
軍將軍南司州刺史光城縣伯尋于新蔡立東豫州曰為刺史
改封安昌縣伯進號征虜將軍景明中進號平南將軍加安南
將軍延昌中遷使持節鎮東將軍濟州刺史入為征西將軍金
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改封曲陽縣伯熙平二年卒年七十
三贈征東大將軍郢州刺史諡曰莊

請乘機取義陽表

臣聞機之所在聖賢弗之疑兼弱攻昧前王莫之捨皆拯羣生于湯炭盛武功于方來然霜葉將淪非勁颿無已速其籜天之所棄非假手無已殲其人竊惟蕭衍口常君臣交爭江外州鎮中分爲兩東西抗峙已淹歲時民庶窮于轉輸甲兵疲于戰鬪事救于目前力盡于麾下口無外維州鎮綱紀庶方藩城碁立孤存而已不乘機電掃廓彼蠻疆恐後之經略未易于此且壽春雖平三面仍梗鎮守之宜實須豫設義陽差近淮源利涉津要朝廷行師必由此道若江南一平有事淮外須乘夏水汎長列舟長淮師赴壽春須從義陽之北便是居我喉要在慮彌深義陽之滅今實時矣度彼眾不過須精卒一萬二千然行師之法貴張形勢請使兩荆之眾西擬隨雍揚州之卒頓于建安得捍三關之援然後二豫之軍直據南關對抗延頭遣一都督總諸軍節度季冬進師迄于春末

弗過十旬剋之必矣

上表自理

臣昔在南仰餐王化擁率部曲三千餘家棄彼邊榮歸投樂土兄弟荼炭釁結賊朝高祖孝文皇帝錄臣乃誠授呂藩任方欲仰憑國威冀雪冤恥豈容背寵向讎就險危命昔郢豫紛擾臣躬率義兵擁絕賊路竊謂誠心仰簡朝野但任重據邊易招塵謗致使桃符橫加讒毀說臣恆欲投南暴亂非一乞檢事原曰何爲驗復云虐害番兵殺賣過半如其所言未審死失之家所訟有幾又云耗官粟帛倉庫傾盡御史覆檢曾無損折初代之日二子魯生魯賢從子超秀等竝在城中安然無二而桃符密遣積射將軍鹿永固私將甲士打息魯生僅得存命唱云我被面敕若能得魯生魯賢首者各賞本郡士馬圍遼騰城唱殺二息戰怖實由于此殘害居業爲生蕩然乃復毀發墳墓露泄枯骸存者罹生離之苦亡魂遭

粉骨之痛昔歲朝廷頻遣桃符數加慰勞而桃符凶姦擅生禍福
云唯我相申致降恩旨及返京師復欺朝廷說臣父子全無忠誠
誣陷貞良惑亂朝聽乞攝桃符與臣竝對若臣罪有狀分從憲網
如桃符是謬坐宜有歸

魏書田
益宗傳

王肅

肅字恭懿琅邪臨沂人齊左僕射雍州刺史奐子永明中歷著
作郎太子舍人司徒主簿祕書丞已父及兄弟皆坐罪誅來奔
孝文已爲輔國將軍大將軍長史進號平南將軍除豫州刺史
揚州大中正進號鎮南將軍封汝陽縣子坐劉藻等敗降號平
南將軍宣武卽位已遺詔進尚書令拜車騎將軍封昌國縣侯
出爲揚州刺史鎮壽春景明二年卒贈侍中司空公諡曰宣簡
奏請依舊攷檢

攷已顯能陟由績著昇明退闇于是乎在自百寮曠察四稔于茲

請依舊式攷檢能否

魏書王肅傳

奏增彭城王勰邑戶

臣等聞旌功表德道貴前王庸勳親親義高盛典是故姬旦翼周

光宅曲阜東平宰漢寵絕列蕃彭城王勰景思內昭英風外發協

廓乾規埽氛漢沔屬先帝在天鳳旌旋旆靜一六師肅寧南服登

聖皇于天衢開有魏之靈祐論道中鉉王猷曰穆七德丕宣九功

在詠臣等參詳宜增邑一千五百戶

魏書彭城王勰傳

王誦字國章肅長兄融之子景明初來奔歷員外郎司徒主簿轉

司徒屬司空諮議通直常侍汝南王友遷司徒諮議加前軍散

騎常侍光祿大夫孝明初出為左將軍幽州刺史神龜中徵為

長兼祕書監徙給事黃門侍郎孝莊初于河陰遇害贈驃騎大

將軍尚書左僕射司空徐州刺史諡曰文宣

王誦

與故舊李神儁等書論盧義僖

盧冠軍在此時復惠存輒留連數日得已諮詢政道魏書盧玄附傳又見北史

十二

張烈

烈字徽仙北史作徽之清河東武城人居臨淄孝文賜名烈已本名

為字太和中歷侍御主文中散遷洛除尚書儀曹郎彭城王功

曹史太子步兵校尉出為陵江將軍順陽太守宣武即位封清

河縣子已母老去官孝明即位除龍驤將軍司徒右長史轉征

虜將軍司空長史累遷前將軍給事黃門侍郎加平南將軍光

祿大夫孝昌初出為安北將軍瀛州刺史更滿還朝致仕元象

元年卒年七十七

刺稱羊祉諡景無虧體例

案社歷官累朝當官允稱委捍西南邊隔靖邊準行易名獎誠攸

大四百七十九 小三十三

在竊謂無虧體例

魏書酷吏羊祉傳元端等議諡曰景侯剛等駁靈太后令重議元端如前議司徒右長史張烈

主簿李
瑒刺稱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魏文卷四十六終

卷四十六

[Faint vertical text columns,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大二十六
小四十四

全後魏文卷四十七

張晉惠武王爾凱其資與魏之臣哉其真重也當爾發衣時

晉惠字洪賑常山九門人太和末為主書帶制局監轉尚書都

令史宣武初轉積射將軍歷任城王澄安西錄事參軍行馮翊

郡事隨府轉鎮南主簿加威遠將軍又為安樂王詮長史除揚

烈將軍相州安北司馬遷步兵校尉領河南尹丞免熙平中除

軍遠將軍司空倉曹參軍神龜中為尚書右丞正光中除光祿

大夫出為左將軍東豫州刺史孝昌元年卒贈平北將軍幽州

刺史謚曰宣恭

密表太后父不可稱太上

臣聞優名寶位王者之所光錫尊君愛親臣子所已慎終必使勳

績相侔號秩相可然後能顯揚當時傳徽萬代者矣竊見故侍中

張晉惠

司徒胡公懷道含靈實誕聖后載育至尊母儀四海近樞克唯允之寄居槐體論道之明故曰功餘九錫褒假鑿燾深聖上之加隆極慈后之至愛憲章天下不亦可乎而太上之號竊謂未衷何者易稱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故曰大哉乾元又曰至哉坤元明乾坤不可竝大禮記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明君臣不可竝上伏見詔書曰司徒爲太上秦公夫人爲太上秦君夫人蒙號于前司徒繫之于後尊光之美盛矣竊惟高祖受禪于獻文皇帝故仰尊爲太上皇此因上上而生名也皇太后稱令曰繫敕下蓋取三從之道遠同文母列于十亂則司徒之爲太上恐乖繫敕之意春秋傳曰葬稱公臣子辭明不可復加上也書曰茲予大饗于先王爾祖其從與饗之司徒位尊屬重必當配饗先朝稱太上曰爲臣曰事太上皇恐非司徒翼翼之心漢祖創有天下尊父曰太上皇母曰昭靈后乃帝者之事晉有小子侯尚曰僭之于

天子司徒三公也其可同號于帝乎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易曰有大者不可曰盈故受之曰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又曰困于上者必反于下故受之曰井比剋吉定兆而曰淺改卜羣心悲惋亦或天地神靈所曰垂至戒啟聖情伏願聖后回日月之明察微臣之請停司徒逼同之號從卑下不踰之稱畏困上之鑒邀謙光之福則天下幸甚臣聞見災脩德災變成善此太戊所曰興殷桑穀曰之自滅況今卜遷方始當脩革之會愚曰爲無上之名不可假之脫譏于千載恐貽不言之咎且君之于臣比葬三臨之禮也司徒誠爲后父實人臣也雖子尊不加于父乃天下母曰義斷恩不可遂在室之意故曰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況乃應坤之載承天之重而朔望于司

徒之殞晨昏于郊墓之間雖聖思蒸蒸其不虞宜戒離宸極之嚴
居疲雲蹕于道路此亦億兆蒼生瞻仰失圖伏願尋載馳之不歸
存靜方之光大則草木可繁人靈斯穆臣職忝諫司敢獻狂瞽謹
冒上聞不敢宣露乞垂省覽昭臣微款脫得奉謁聖顏曲盡愚衷
者死且不朽魏書張普惠傳靈太后父司徒胡國珍薨贈相國太
上秦公普惠曰前世后父無太上之號詣闕上疏陳
其不可左右畏懼莫敢為通會聞
胡家穿墻下墳有磐石乃密表
表論時政得失

一曰審法度平斗尺租調務輕賦役務省二曰聽輿言察怨訟先
皇舊事有不利于政者請悉追改三曰進忠謇退不肖任賢勿貳

去邪勿疑四曰興滅國繼絕世勳親之胤所宜收敘魏書張
普惠傳

復徵縣麻疏

伏聞尚書奏復縣麻之調遵先皇之軌夙宵惟度忻戰交集何者
聞復高祖舊典所已忻惟新俱可復而不復所已戰違法仰惟高

祖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秤所已愛萬姓從薄賦知軍國須綿麻之

用故云幅度之間

通典作故立
幅度之規

億兆應有綿麻之利故絹上稅綿

八兩布上稅麻十五斤萬姓得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秤荷輕賦之

饒不適于綿麻而已故歌舞已供其賦奔走已役其勤天子信于

上億兆樂于下故易曰悅已使民民忘其勞此之謂也自茲已降

漸漸長闊百姓嗟怨聞于朝野伏惟皇太后未臨朝之前陛下居

諒闇之日宰輔不尋其本知天下之怨綿麻不察其幅廣度長秤

重斗大革其所弊存其可存而特放綿麻之調已悅天下之心此

所謂悅之不已道愚臣所已未悅者也尚書既知國少綿麻不惟

法度之易

通典作
之讎易

民言之可畏便欲去天下之大信棄已行之成

詔追

通典
作遵

前之非遂後之失奏求還復綿麻已充國用不思庫中

大有綿麻而羣官共竊之

通典作而都
官共竊利之

愚臣已為于理未盡何者

今宮人請調度造衣物必度寸秤量絹布匹有尺丈之盈一猶通典

作九無一字不計其廣絲綿斤通典作斤兩兼百銖之剩未聞依律罪州郡

通典有者字若一匹之濫一斤之惡則鞭戶主連三長此所已教民已

貪者也今百官請俸人樂長闊并欲厚重無復準極得長闊厚重

者便云其州能調絹布精闊且長橫發美譽已亂視聽不聞嫌長

惡廣求計還官者此百司所已仰負聖明也今若必復綿麻者謂

宜先令四海知其所由明立嚴禁復本幅度新綿麻之典依太和

之稅其在庫絹布並及絲絲不依典制者請遣一尚書與太府卿

左右藏令依今官度官秤計其斤兩廣長折給請俸之人總常俸

之數年俸所出已布綿麻亦應其一歲之用使天下知三聖之心

愛民惜法如此則高祖之軌中興于神龜明明慈信照布于無窮

則孰不幸甚伏願亮臣慳慳之至下慰蒼生之心魏書張普惠傳尚書計奏復徵

絲麻恐其勞民不堪命上疏云云又見通典五

上疏諫崇佛法不親郊廟

大五百九十

小七十九

臣聞明德恤祀成湯光六百之祚嚴父配天孔子稱周公其人也
故能馨香上聞福傳遐世伏惟陛下重暉纂統欽明文思天地屬
心百神佇望故宜敦崇祀禮咸秩無文而告朔朝廟不親于明堂
嘗禘郊社多委于有司觀射遊苑躍馬騁中危而非典豈清蹕之
意殖不思之冥業損巨費于生民減祿削力近供無事之僧崇飾
雲殿遠邀未然之報昧爽之臣稽首于外立寂之眾遨遊于內愆
禮忤時人靈未穆愚謂從朝夕之因求祇劫之果未若先萬國之
忻心曰事其親使天下和平災害不生者也伏願淑慎威儀萬邦
作式躬致郊廟之虔親紆朔望之禮釋奠成均竭心千畝明發不
寐潔誠禋祿孝悌可曰通神明德教可曰光四海則一人有喜兆
民賴之然後精進三寶信心如來道由化深故諸漏可盡法隨禮
積故彼岸可登量撤僧寺不急之華還復百官久折之秩已興之
構務從簡成將來之造權令停息仍舊亦可何必改作庶節用愛

人法俗俱賴臣學不經遠言多孟浪忝職其憂不敢默爾

魏書張普惠傳

肅宗不親視朝崇佛法郊廟多委有司上疏又略見廣弘明集六

諫送蠕蠕阿那瓌還國疏

臣聞乾元呂利貞爲大非義則不動皇王呂博施爲功非類則不從故能始萬物而化天下者也伏惟陛下睿哲欽明道光虞舜八表宅心九服清晏蠕蠕相害于朔垂妖師扇亂于江外此乃封豕長蛇不識王度天將悔其罪所呂奉皇魏故荼毒之辛苦之令知至道之可樂也宜安民呂悅其志恭己呂懷其心而先自勞擾艱難下民興師郊甸之內遠投荒塞之外救累世之勅敵可謂無名之師諺曰唯亂門之無過愚情未見其可當是邊將窺竊一時之功不思兵爲凶器不得已而用之者也夫白登之役漢祖親困之樊噲欲呂十萬眾橫行匈奴中季布呂爲不可請斬之千載呂爲美況今旱酷異常聖慈降膳乃呂萬五千人使楊鈞爲將而欲定

蠕蠕忤時而動其可濟乎阿那瓌投命皇朝撫之可也豈容因疲
我兆民曰賚天喪之虜昔莊公納子糾曰致乾時之敗魯僖曰邾
國而有懸曹之恥今蠕蠕時亂後主繼立雖云散亡姦虞難抑脫
有井陘之慮楊鈞之肉其可食乎高車蠕蠕連兵積年饑饉相仍
須其自斃小亡大傷然後一舉而并之此卞氏之高略所曰獲兩
虎不可不圖之今土山告難簡書相續蓋亦無能爲也正與今舉
相會天其或者欲曰告戒人不欲使南北兩疆竝興大眾脫狂狡
構間于其閒而復事連中國何曰寧之今宰輔專欲好小名不圖
安危大計此微臣所曰寒心者也那瓌之不還負何信義此機之
際北師宜停臣言不及義文書所經過不敢不陳兵猶火也不戢
將自焚二虜自滅之形可曰爲殷鑒伏願輯和萬國曰靜四疆混
一之期坐而自至矣臣愚昧多違必無可採匹天之智願曰呈獻

魏書張
普惠傳

上疏荅詔訪冤屈

詩稱文王孫子本枝百世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成家皆所曰明德
睦親維城作翰漢高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太山如礪國曰永
存爰及苗裔又申之曰丹書之信重之曰白馬之盟其曰疆大分
王罪犯蹙邑者蓋有之矣未聞父基子構世載忠賢一死一削用
爲恆典者也故尙書令臣肇未能遠稽古義近究成旨曰初封之
詔有親王二千戶始蕃一千戶二蕃五百戶三蕃三百戶謂是親
疏世減之法又曰開國五等有所減之言曰爲世減之趣遂立格
奏奪稱是高祖本意仍被旨可差謬之來亦已甚矣遂使勳親懷
屈幽顯同冤紛訟彌年莫之能息臣輒遠研旨格深窮其事世變
滅奪今古無據又尋詔書稱昔未可采今始列璧豈得混一內分
天近也故樂良樂安同蕃異封廣陽安豐屬別戶等安定之嫡邑
齊親王河閒戚近更從蕃食是乃太和降旨初封之倫級勳親兼

樹非世滅之大驗者也博陵襲爵亦在太和之年時不世滅曰父
嘗全食足戶充本同之始封減從今式如此則減者減其所足之
外足者足其所減之內減足之旨乃爲所貢所食耳欲使諸王開
國弗專其民賦役之差貴賤有等蓋準擬周禮公侯伯子男貢稅
之法王食其半公食三分之一侯伯四分之一子男五分之一是
曰新興得足充本清淵吏多減戶故始封承襲俱稱所減謂減之
曰貢食謂食之于國斯實高祖霈然之詔減實之理聖明白釋求
之史帛猶有未盡時尙書臣琇疑減足之參差旨又判之曰開訓
所減之旨可曰不疑于世滅矣而臣肇弗稽往事曰五等有所減
之格用爲世滅之法曰王封有親疏之等謂是代削之條妄解成
旨雷同世奪曰此毒天下民其從乎故太傅任城文宣王臣澄樞
弼累朝識洞今古爲尙書之日殷勤執請孜孜于重議被旨不許
于此遂停又律罪例減及先帝之總麻令給親恤止當世之有服

律令相違威澤異品使七廟曾玄不治未恤嫡封則爵祿無窮枝
庶則屬內貶絕儀刑作孚億兆何觀夫一人吁嗟尙曰虧治今諸
王五等各稱其冤七廟之孫竝訟其切陳訴之案盈于省曹朝言
巷議咸云其苦恐非先王所曰建萬國親諸侯睦九族之義也臣
猥忝今任于茲五年推尋旨格謂無世滅之理請近遵高祖減食
之謨遠循百代象賢之誥退由九伐進從九儀則刑罰有倫封不
虛黜斯乃文王所曰克慎不敢侮于鰥寡而況于公侯伯子男乎
今旨訪冤滯愚曰此爲大者求尋光錫之詔竝諸條格所奪所請
事事窮審諸王開國非犯罪削奪者竝求還復其昔嘗全食足戶
充本減從令式者從前則力多于親懿全奪則減足之格不行愚
謂祿力竝應依所口之食而食之若是則力少蕃王粟帛仍本戶
邑雖盈之減兩秦既有全食足戶之異故不得同于新封之力耳
親恤所哀請依律斷伏惟親親尊賢位必功立尊賢曰司民可不

慎乎親親曰牧族其可棄乎如脫蒙允求曰旨判爲始其前來吏
秩悉年久不追臣又聞明德慎罰文王所曰造周咸有一德殷湯
所曰革夏故能上令下從風動草偃畏之如雷電敬之如明神是
曰天子家天下綏萬國若天之無不覆地之無不載遷都之構庶
方子來汎澤所沾降及陪阜寧有岳牧二千石縣令丞尉治中別
駕及諸軍幢受命于朝廷而可不預乎此之班駁雲雨之不平謂
是當時有司出納之未允何曰明之仰尋世宗詔書百官普進一
級中有朝臣刺史登時褒授則內外貴賤莫不同澤又覆奏稱爰
及陪阜明無不逮自後人率其心紛綸盈庭嫌少誤惑視聽限曰
汎前更爲年斷六年三年之攷曰意折之汎前汎後之歲隔而絕
之遂使如綸之旨頓于一朝汎前六年上第者全不得汎三年上
第者蒙半階而已汎前汎後合攷者隔絕而不得無攷者無折而
全汎前汎後有攷無攷竝蒙全汎與否乖違勤舊彌屈差若毫釐

謬曰千里其此之謂乎易曰言行君子之所曰動天下可不慎歟
言之不從無曰抑之遂奏奪收守外祿全不與汎散官改爲四年
之攷汎前者八年一階政令不一冤訟惟甚與而復奪其本在茲
致使邀駕擊鼓者無理曰加其罪誹謗公聽者無辭曰抑其言噤
嗜所由生慢悖所由起夫琴瑟不調澆而更張善人國之本也其
可棄乎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堯典曰克明俊德呂刑曰何擇
非人周官曰官弗必備唯其人咎繇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孔子曰不患
貧而患不均如此則官必擇人汎則宜溥請遠遵正始元旨近準
聖明二汎內外百官悉同一階不曰汎前折攷不曰散狂增年則
同雲共澍四海均洽如謂未可宜曰權理折之易曰聖人之大寶
曰位何曰守位曰仁春秋傳曰一曰擇人如此則乃可無汎不可
無攷守宰之汎旣曰追奪則百官之汎不應獨霑溥澤旣收復誰

敢怨夫三載之攷興于太和再周之陟通于景明間劇祿力自有
加減陪臣曰事省降而攷則三年朝官既祿等平曹更四周乃陟
攷祿參差各稱其枉且一日從軍征戍苦于煩任終年專使決斷
重干陪臣恆上若通爲三載之攷無汎隔折則各盈其分亦足曰
近塞羣口遠綏四方日昃求賢猶有所失況不遵擇人之訓唯曰
停久而進乎自今已後攷黜願曰三宅革心選進願曰三雋居德
書曰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非其人惟爾弗任斯周道所曰佑辟
康民敢不敬守臣忝官樞副毗察寃寃訟寤寐惟省謂宜追正愚固
所陳方無可采

魏書張普惠傳時詔
訪寃屈普惠上疏

廣陵北海二王爲所生祖母服議

謹案二王祖母皆受命先朝爲二國太妃可謂受命平天子爲始
封之母矣喪服慈母如母在三年章傳曰貴父命也鄭注云大夫
之妾子父在爲母大功則士之妾子爲母朞父卒則皆得申此大

夫命其妾子曰為母所慈猶曰貴父命為之三年況天子命其子
 為列國王命其所生母為國太妃反自同公子為母練冠之與大
 功乎輕重顛倒不可之甚者也傳曰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則
 當服其親服若魯衛列國相為服朞判無疑矣何曰明之喪服君
 為姑姊妹女子子嫁于國君者傳曰何曰大功尊同也尊同則得
 服其親服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禰先君然則兄弟一體位
 列諸侯自曰尊同得相為服不可還準公子遠厭天王故降有四
 品君夫人北史作君大夫曰尊降公子大夫之子曰厭降名例不同何可
 亂也禮大夫之妾子曰父命慈已申其三年太妃既受命先帝光
 昭一國二王胙土茅社顯錫大邦舍尊同之高據附不禰之公子
 雖許蔡失位亦不是過服問曰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為其皇姑
 公子雖厭妻尚獲申況廣陵北海論封則封君之子語妃則命妃
 之孫承妃纂重遠別先皇更曰先后之正統厭其所生之祖嫡方

之皇姑不巳遙乎今既許其申服而復限之巳朞比之慈母不亦
爽歟經曰爲君之祖父母父母妻長子傳曰何巳朞父母長子君
服斬妻則小君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今祖乃獻文皇帝諸侯
不得祖之母爲太妃蓋二王三年之證議者近背正經巳附非類
差之毫毛所失或遠且天子尊則配天莫非臣妾何爲命之爲國
母而不聽子服其親乎記曰從服者所從亡則已又曰不爲君母
之黨服則爲其母之黨服今所從既亡不巳親服服其所生則屬
從之服于何所施若巳諸王入爲公卿便同大夫者則當今之議
皆不須巳國爲言也今之諸王自同列國雖不之國別置臣寮王
食一方得不巳諸侯言之敢據周禮輒同三年

魏書張普惠傳廣陵恭北海王顥疑

爲所生祖母服朞與三年博士執意不同詔羣寮會議皆惠議又見北史四十六

奏記任城王澄

竊聞三殺九親別疏昵之敘五服六術等衰麻之心皆因事飾情

不易之道者也然則莫大之痛深于終身之外書策之哀除于喪
紀之內外者不可無節故斷之曰三年內者不可遂除故敦之曰
日月禮大練之曰鼓素琴蓋推曰即吉也小功曰上非虞祔練除
不沐浴此拘之曰制也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曰與于祭乎孔
子曰總不祭喪何助于人祭既不與疑無宴食之道又曰廢喪服
可曰與于饋奠之事乎子曰脫衰與奠非禮也注云爲其忘哀疾
愚謂除喪之始不與饋奠小功之內其可觀射乎雜記云大功曰
下既葬適人人食之其黨也食之非黨也不食食猶擇人于射爲
惑北史作于馬射爲或非宜伏見明教立射會之限將曰二七令辰集城中文
武肄武藝于北園行揖讓于中舍時非大閱之秋景涉妨農之節
國家編禫甫除殿下功衰仍襲釋而爲樂曰訓百姓便是易先王
之典教忘哀戚之情恐非所曰昭令德視子孫者也案射儀射者
曰禮樂爲本忘而從事不可謂禮鍾鼓弗設不可謂樂捨此二者

何用射爲又七日之戲令制無之班勞所施慮違事體庫府空虛
宜待新調二三之趣停之爲便乞至九月備飾盡行然後奏狸首
之章宣矍相之令聲軒懸建雲鉦神民忻暘于斯時也伏惟慈明
遠被萬民是望舉動所書發言唯則願更廣訪賜垂曲采昭其管
見之心恕其讜言之責則芻蕘無遺歌輿人有獻誦矣

魏書張普
惠傳任城

王澄功衰在身欲于七月七日集會文武北園馬射普
惠奏記于澄澄意納其言託辭自罷又北史四十六

荅訪烈懿太妃題碑

任城王澄遭太妃憂臣寮爲立碑頌題碑欲云康王元妃之碑澄
訪于普惠荅曰謹尋朝典但有王妃而無元字魯夫人孟子稱元
妃者欲下與繼室聲子相對今烈懿太妃作配先王更無聲子仲
子之嫌竊謂不假元字已別名位且呂氏配姓愚已爲在生之稱
故春秋夫人姜氏至自齊既葬曰謚配姓故經書葬我小君文姜
又曰來歸夫人成風之襚皆曰謚配姓古者婦人從夫謚今烈懿

太妃德冠一世故特蒙褒錫乃萬代之高事豈容于定名之重而

不稱烈懿乎

魏書張普惠傳
又北史四十六

賜進士出身一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魏文卷四十七終

大三百二十四
小六十四

全後魏文卷四十八

鳥程嚴可均校輯

袁翻

翻字景翔陳郡項人太和末為奉朝請景明初兼著作佐郎後
遷司徒祭酒揚烈將軍尚書殿中郎正始中除豫州中正熙平
初除冠軍將軍廷尉少卿尋加征虜將軍出為平陽太守神龜
末遷冠軍將軍涼州刺史還拜吏部郎中加平南將軍光祿大
夫出為齊州刺史孝昌中除安南將軍中書令領給事黃門侍
郎後拜度支尚書轉都官尚書加撫軍將軍建義初于河陰遇
害贈侍中車騎將軍青州刺史

思歸賦

日色黯兮高山之岑月逢霞而未皎霞值月而成陰望他鄉之阡
陌非舊國之池林山有木而蔽月川無梁而復深悵浮雲之弗限

何此恨之難禁于是雜石爲峯諸煙共色秀出無窮煙起不極錯
翻花而似繡網遊絲其如織蝶兩戲日相追燕雙飛而鼓翼怨驅
馬之悠悠歎征夫之未息余乃臨峻壑坐層阿北眺羊腸詰屈南
望龍門嵯峨疊千重日聳翠橫萬里而揚波遠暉颯與麇麇走鯨
鼈及龜鼉彼曖然兮輦洛此邈矣兮關河心鬱鬱兮徒傷思搖搖
兮空滿思故人兮不見神翻覆兮魂斷斷魂兮如亂憂來兮不散
俯鏡兮白水水流兮漫漫異色兮縱橫奇光兮爛爛下對兮碧沙
上覩兮青岸岸上兮氤氳駁霞兮絳氛風搖枝而爲弄日照水日
成文行復行兮川之畔望復望兮望夫君君之門兮九重門余之
別兮千里分願一見兮導我意我不見兮君不聞魄恫怳兮知何
語氣繚戾兮獨縈緼彼鳥馬之無知尙有情于南北雖吾人之固
鄙豈忘懷于上國去上國之美人對下邦之鬼域形旣同于魍魎
心匪殊于蝥賊欲修之而難化何不殘之云剋知進退之非可徒

終朝已默默願生還于洛濱荷天地之厚德

魏書袁翻傳出為平陽太守甚不自得遂

作思歸賦

安置蠕蠕表

謬曰非才忝荷邊任猥垂訪逮安置蠕蠕主阿那瓌婆羅門等處所遠近利害之宜竊惟匈奴為患其來久矣雖隆周盛漢莫能障服衰弱則降富彊則叛是曰方叔召虎不逞自息衛青去病勤亦勞止或修文德曰來之或興干戈曰伐之而一得一失利害相侔故呼韓來朝左賢入侍史籍謂之盛事千載曰為美談至于皇代勃興威馭四海爰在北京仍梗疆場自卜惟洛食定鼎伊瀍高車蠕蠕迭相吞噬始則蠕蠕衰微高車彊盛蠕蠕則自救靡暇高車則僻遠西北及蠕蠕復振反破高車主喪民離不絕如綫而高車今能終雪其恥復摧蠕蠕者正由種類繁多不可頓滅故也然鬪此兩敵卽卞莊之筭得使境上無塵數十年中者抑此之由也今

蠕蠕內爲高車所討滅外憑大國之威靈兩主投身一募而至百姓歸誠萬里相屬進希朝廷哀矜剋復宗社退望庇身有道保其妻兒雖乃遠夷荒桀不識信順終無純固之節必有孤負之心然興亡繼絕列聖同規撫降卹附綿經共軌若棄而不受則虧我大德若納而禮待則損我資儲來者既多全徙內地非直其情不願迎送艱難然夷不亂華殷鑒無遠覆車在于劉石毀轍固不可尋且蠕蠕尙存則高車猶有內顧之憂未暇窺窬上國若蠕蠕全滅則高車跋扈之計豈易可知今蠕蠕雖主奔于上民散于下而餘黨實繁部落猶眾處處碁布曰望今主耳通典作曰保全生耳高車亦未能一時并兼盡令率附又高車士馬雖眾主甚愚弱上不制下下不奉上唯曰掠盜爲資陵奪爲業河西捍禦疆敵唯涼州敦煌而已涼州土廣民希糧仗素闕敦煌酒泉空虛尤甚若蠕蠕無復豎立令高車獨擅北垂則西顧之憂匪旦伊夕愚謂蠕蠕二主皆宜存

之居阿那瓌于東偏處婆羅門于西高分其降民各有攸屬那瓌
住所非所經見其中事勢不敢輒陳其婆羅門請修西海故城曰
安處之西海郡本屬涼州今在酒泉直北張掖西北千二百里去
高車所住金山一千餘里正是北虜往來之要衝漢家行軍之舊
道土地沃衍大宜耕殖非但今處婆羅門干事爲便即可永爲重
戍鎮防西北宜遣一良將加呂配衣仍令監護婆羅門凡諸州鎮
應徙之兵隨宜割配且田且戍雖外爲置蠕蠕之舉內實防高車
之策一二年後足食足兵斯固安邊保塞之長計也若婆羅門能
自克厲使餘燼歸心收離聚散復興其國者乃漸令北徙轉渡流
沙卽是我之外蕃高車勅敵西北之虞可無過慮如其茲回反覆
孤恩背德者此不過爲逋逃之寇于我何損今不早圖戎心一啟
脫先據西海奪我險要則酒泉張掖自然孤危長河呂西終非國
有不圖厥始而憂其終噬臍之恨悔將何及愚見如允乞遣大使

往涼州敦煌及于西海躬行山谷要害之所親閱亭障遠近之宜
 商量士馬校練糧仗部分見定處置得所入春西海之閒即令播
 種至秋收一年之食使不復勞轉輸之功也且西海北垂即是大
 磧野獸所聚千百為羣正是蠕蠕射獵之處殖田日自供藉獸日
 自給彼此相資足日自固今之豫度微似小損歲終大計其利實
 多高車豺狼之心何可專信假令稱臣致款正可外加優納而復
 內備彌深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者也管窺所陳懼多孟浪

魏書
袁翻

傳又見通典一百九十六正光二年十月朝
 延問安置蠕蠕之宜于涼州刺史袁翻表

乞加金紫表

臣往忝門下翼侍帳幄同時流輩皆日出離左右蒙數階之陟唯
 臣奉辭非但直去黃門今為尙書後更在中書令下于臣庸朽誠
 為叨濫準之倫匹或有未盡竊惟安南之與金紫雖是異品之隔
 實有半階之校加日尙書清要位遇通顯準秩論資似加少進語

望比官人不願易臣自揆自顧力極求此伏願天地成造有始有終矜臣疲病乞臣骸骨願呂安南尙書換一金紫

魏書袁
翻傳

奏駁太常議甄琛諡

案禮諡者行之迹也號者功之表也車服者位之章也是呂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生于己名生于人故闔棺然後定諡皆累其生時美惡所呂爲將來勸戒身雖死使名常存也凡薨亡者屬所卽言大鴻臚移本郡大中正條其行迹功過承中正移言公府下太常部博士評議爲諡列上諡不應法者博士坐如選舉不呂實論若行狀失實中正坐如博士自古帝王莫不殷勤重慎呂爲褒貶之實也今之行狀皆出自其家任其臣子自言君父之行無復相是非之事臣子之欲光揚君父但苦迹之不高行之不美是呂極辭肆意無復限量觀其狀也則周孔聯鑣伊顏接衽論其諡也雖窮文盡武罔或加焉然今之博士與古不同唯知依其行狀

又先問其家人之意臣子所求便爲議上都不復斟酌與奪商量是非致號謚之加與汎階莫異專曰極美爲稱無復貶降之名禮官之失一至于此案甄司徒行狀至德與聖人齊蹤鴻名共大賢比迹文穆之謚何足加焉但比來贈謚于例普重如甄琛之流無不復謚謂宜依謚法慈惠愛民曰孝宜謚曰孝穆公自今已後明勒太常司徒有行狀如此言辭流宕無復節限者悉請裁量不聽爲受必準人立謚不得甚加優越復仍踵前來之失者付法司科

罪

魏書甄琛傳正光五年琛卒贈司徒太常議謚文穆吏部郎袁翻奏從之

明堂議

謹案明堂之義今古諸儒論之備矣異端競構莫適所歸故不復遠引經傳傍採紀籍曰爲之證且論意之所同曰詡詔口耳蓋唐虞已上事難該悉夏殷已降校可知之謂典章之極莫如三代郁郁之盛從周斯美制禮作樂典刑在焉遺風餘烈垂之不朽案周

官考工所記皆記其時事具論夏殷名制豈其紕繆是知明堂五室三代同焉配帝象行義則明矣及淮南呂氏與月令同文雖布政班時有堂个之別然推其體例則無九室之證既而世衰禮壞法度淆弛正義殘隱妄說斐然明堂九室著自戴禮探緒求源罔知所出而漢氏因之自欲爲一代之法故鄭玄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一室也合于五行之數周禮依數曰爲之室德行疑于今雖有不同時說昞然本制著存而言無明文欲復何責本制著存是周五室也于今不同是漢異周也漢爲九室略可知矣但就其此制猶竊有懵焉何者張衡東京賦云乃營三宮布教班常複廟重屋八達九房此乃明堂之文也而薛綜注云房室也謂堂後有九室堂後九室之制非巨異乎裴頠又云漢氏作四維之个不能令各據其辰就使其像可圖莫能通其居用之禮此爲設虛器也甚知漢世徒欲削滅周典捐棄舊章改物創制故不復拘于載籍且

鄭玄之詁訓三禮及釋五經異義竝盡思窮神故得之遠矣覽其明堂圖義皆有悟人意察察著明確乎難奪諒足已扶微闡幽不墜周公之舊法也伯喈損益漢制章句繁雜既違古背新又不能易玄之妙矣魏晉書紀亦有明堂祀五帝之文而不記其經始之制又無坦然可準觀夫今之基址猶或髣髴高卑廣狹頗與戴禮不同何得已意抑心便謂九室可明且三雍異所復乖盧蔡之義進退亡據何用經通晉朝亦已穿鑿難明故有一屋之論竝非經典正義皆已意妄作茲爲不典學家常談不足已範時軌世皇代既乘乾統麻得一馭宸自宜稽古則天憲章文武追蹤周孔述而不作四彼三代使百世可知豈容虛追子氏放篇之浮說徒損經紀雅誥之遺訓而欲已支離橫議指畫妄圖儀刑宇宙而貽來葉者也又北京制置未皆允怙繕脩草創已意良多事移禮變所存者無幾理苟宜革何必仍舊且遷都之始日不遑給先朝規度每

事循古是已數年之中峻換非一良已永法爲難數改爲易何爲
宮室府庫多因故迹而明堂辟雍獨遵此制建立之辰復未可知
矣既猥班訪逮輒輕率瞽言明堂五室請同周制郊建三雍求依
故所庶有會經誥無失典刑識偏學疏退慙謬浪

魏書袁翻傳正
始初脩明堂辟

雍
議

選邊戍事議

臣聞兩漢警于西北魏晉備在東南是已鎮邊守塞必寄威重伐
叛柔服實賴溫良故田叔魏尚聲高于沙漠當陽鉅平績流于江
漢紀籍用爲美談今古已爲盛德自皇上已睿明纂御風凝化遠
威厲秋霜惠霑春露故能使淮海輸誠華陽卽序連城革面比屋
歸仁懸車劔閣豈伊曩載鼓譟金陵復在茲日然荆揚之牧宜盡
一時才望梁郢之君尤須當今秀異自比緣邊州郡官至便登疆
場統戍階當卽用或值穢德凡人或遇貪家惡子不識字民溫恤

之方唯知重役殘忍之法廣開戍邏多置帥領或用其左右姻親
或受人貨財請屬皆無防寇禦賊之心唯有通商聚斂之意其勇
力之兵驅令鈔掠若值疆敵卽爲奴虜如有執獲奪爲己富其羸
弱老小之輩微解金鐵之工少閑草木之作無不搜營窮壘苦役
百端自餘或伐木深山或耘草平陸販貿往還相望道路此等祿
旣不多資亦有限皆收其實絹給其虛粟窮其力薄其衣用其工
節其食綿冬歷夏加之疾苦死于溝瀆者常十七八焉是已吳楚
閩伺審此虛實皆云糧匱兵疲易可乘擾故驅率犬羊屢犯疆場
頻年已來甲冑生蟣十萬在郊千金日費爲弊之深一至于此皆
由邊任不得其人故延若斯之患賈生所已痛哭良有已也夫潔
其流者清其源理其末者正其本旣失之在始庸可止乎愚謂自
今已後荆揚徐豫梁益諸蕃及所統郡縣府佐統軍至于戍主皆
令朝臣王公已下各舉所知必選其才不拘階級若能統御有方

清高獨著威足臨戎信能懷遠撫循將士得其忻心不營私潤專
脩公利者則就加爵賞使久于其任曰時褒賚厲其忠款所舉之
人亦垂優異獎其得士嘉其誠節若不能一心奉公才非捍禦貪
恠日富經略無聞人不見德兵厭其勞者即加顯戮用彰其罪所
舉之人隨事免降責其謬薦罰其偽薄如此則舉人不得挾其私
受任不得孤其舉善惡既審沮勸亦明庶邊患永消譏議攸息矣

魏書袁
翻傳

涇州刺史淮陽男陸希道墓誌銘

上鉅鹿郡開國公之子也

下

前涼州刺史兼吏部郎中陳郡袁翻字景翔制銘

碑拓
本

侯剛

剛字乾之河南洛陽人太和末爲中散遷兗從僕射宣武時遷
奉車都尉右中郎將加游擊將軍城門校尉遷武衛將軍加通

直散騎常侍拜右衛大將軍領太子中庶子孝明卽位除衛尉
卿封武陽縣侯進侍中撫軍將軍恆州大中正遷衛將軍進爵
爲公熙平初除左衛將軍加散騎常侍除車騎將軍領御史中
尉加車騎大將軍儀同孝昌初除領軍出爲冀州刺史在道削
黜已征虜將軍終于家永安中贈司徒

駁元端等羊祉諡議

臣聞惟名與器不可妄假定諡準行必當其迹案社志性急酷所
在過威布德罕聞暴聲屢發而禮官虛述諡之爲景非直失于一
人實毀朝則請還付外準行更量虛實

給事黃門侍郎元纂等駁

魏書酷吏羊祉傳元端劉臺龍議諡曰景侍中侯剛

孟達

達爵里未詳

慧成造像銘

大四百四十七
小四十六

夫靈蹤口啟則攀宗靡尋容像不陳則崇之必口於以真口口於
上齡遺形敷于下葉暨于大代茲功厥作比丘慧成自以影濯玄
流邀逢昌運率竭誠心爲國造石窟口口系答皇恩有資來業父
使持節光祿大夫洛州刺史始平公奄焉薨放仰口顏以摧躬口
匪烏在口遂口亡父造石像一區願亡父神飛三口智周十地口
立照則万口口口震慧嚮則大千斯口元世師僧父母眷屬鳳翥
道場鸞騰兜率若悟落人閒三槐獨秀九棘雲敷五口羣生咸同
斯願太和廿二年九月十四日訖朱義章書孟達文

碑拓本

高肇

肇字首文渤海蓊人孝文昭皇后之兄景明初封平原郡公拜
尚書左僕射領吏部冀州大中正尚孝文妹高平公主遷尚書
令延昌初遷司徒孝明卽位賜死靈太后臨朝贈營州刺史永
熙中贈侍中太師大丞相太尉錄尚書事冀州刺史

奏請呂元和子伯宗襲爵河南王

和太和中出爲沙門讓爵于鑿鑿後呂和子顯年在弱冠宜承基
緒求遜王爵呂歸正胤先朝詔終鑿身聽如其請鑿既薨逝和求
襲封謹尋詔旨聽傳子顯不許其身和先讓後求有乖道素請令

伯宗承襲

魏書河南王曜附傳元和與弟鑿子伯宗競求承襲尙書令肇奏

奏定大枷

臣等聞王者繼天子物爲民父母導之呂德化齊之呂刑法小大
必呂情哀矜而勿喜務于三訊五聽不呂木石定獄伏惟陛下子
愛蒼生恩侔天地疏網改祝仁過商后呂枷杖之非度愍民命之
或傷爰降慈旨廣垂昭恤雖有虞慎獄之深漢文惻隱之至亦未
可共日而言矣謹案獄官令諸察獄先備五聽之理盡求情之意
又驗諸證信事多疑似猶不首實者然後加呂拷掠諸犯年刑已
上枷鎖流徙已上增呂桎械迭用不俱非大逆外叛之罪皆不大

枷高桎重械又無用石之文而法官州郡因緣增加遂爲恆法進
乖五聽退違令文誠宜案劾依旨科處但踵行已久計不推坐檢
杖之大小鞭之長短令有定式但枷之輕重先無成制臣等參量
造大枷長一丈三尺喉下長一丈通頰木各方五寸已擬大逆外
叛桎械已掌流刑已上諸臺寺州郡大枷請悉焚之枷本掌囚非
拷訊所用從今斷獄皆依令盡聽訊之理量人彊弱加之拷掠不
聽非法拷人兼已拷石

魏書刑罰志永平元年七月尚書合高肇
尚書僕射清河王澤尚書邢巒李平江陽

王繼等奏又見通
典一百六十四

奏使劉芳更造樂器

案太樂令公孫崇所造八音之器竝五度五量太常卿劉芳及朝
之儒學執諸經傳攷辨合否尺寸度數悉與周禮不同問其所已
稱必依經文聲則不協已情增減殊無準據竊惟樂者皇朝治定
之盛事光贊祖宗之茂功垂之後王不刊之制宜憲章先聖詳依

經史且二漢魏晉歷諸儒哲未聞器度依經而聲調差謬臣等參議請使臣芳準依周禮更造樂器事訖之後集議竝呈從其善者

魏書樂志永平二年秋尙書令高肇尙書僕射清河王暉等奏言

奏請推處僧暹等逼召僧祇戶

謹案故沙門統曇曜昔于承明元年奏涼州軍戶趙荀子等二百家爲僧祇戶立課積粟擬濟飢年不限道俗皆曰拯施又依內律僧祇戶不得別屬一寺而都維那僧暹僧頻等進違成旨退乖內法肆意任情奏求逼召致使吁嗟之怨盈于行道棄子傷生自縊溺死五十餘人豈是仰贊聖明慈育之意深失陛下歸依之心遂令此等行號巷哭叫訴無所至乃白羽貫耳列訟宮闕悠悠之人尙爲哀痛况慈悲之士而可安之請聽荀子等還鄉課輸儉乏之年周給貧寡若有不虞呂擬邊捍其暹等違旨背律謬奏之愆請付昭立依僧律推處

魏書釋老志尙書令高肇奏言

高顯

顯肇弟景明初封澄城郡公拜侍中出授護軍高麗國大中正
奏請勒銘射所

伏見親御弧矢臨原弋遠弦動羽馳矢鏃所逮三百五十餘步臣
等伏惟陛下聖武自天神藝夙茂巧會騶虞之節妙盡矍圃之儀
威稜攸疊魁兕懾氣才猛所振勅憇弭心足已肅截九區赫服八
宇矣盛事奇迹必宜表述請勒銘射宮永彰聖藝

親射矢一里五十餘步侍中高顯等奏

魏書高聰傳世宗于河南懷界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魏文卷四十八終

大一百七十九
小三十九

全後魏文卷四十九

烏程嚴可均校輯

蕭寶夤

寶夤字智亮南蘭陵武進人齊明帝第六子建武初封建安王
永元末授車騎將軍爲張欣泰王靈秀所擁立尋敗見執東昏
不罪曰爲荊州刺史和帝卽位曰爲衛將軍南徐州刺史梁武
將革命懼誅來奔宣武曰爲鎮東將軍揚州刺史丹陽郡公加
號齊王正始初改封梁郡公曰鍾離之敗免永平末假安南將
軍延昌初除安東將軍瀛州刺史遷撫軍將軍冀州刺史靈太
后臨朝除鎮東將軍熙平初授左光祿大夫殿中尙書神龜中
除車騎將軍徐州刺史正光中徵爲車騎大將軍尙書左僕射
莫折念生僭號出爲西道行臺拜侍中驃騎大將軍假大將軍
尙書令進司空曰涇州之敗恕死爲民尋除征西將軍雍州刺

史假車騎大將軍西討大都督念生平除車騎將軍尙書令曰
孝昌三年十月自立爲皇帝改元隆緒國號齊爲其下侯終德
所敗奔万俟醜奴醜奴已爲太傅永安三年與醜奴俱爲尔朱
天光所擒送京師賜死

考功表

臣聞堯典有黜陟之文周書有考績之法雖其源難得而尋然條
流抑亦可知矣大較在于官人用才審于所莅練迹校名驗于虛
實豈不曰臧否得之餘論優劣著于歷試者乎旣聲窮于月旦品
定于黃紙用効于名輩事彰于臺閣則賞罰之途差有商準用捨
之宜非無依據雖復勇進忘退之儔奔競于市里過分亡涯之請
馳驚于多門猶且顧其聲第慎其與奪器分定于下爵位懸于上
不可妄叨故也今竊見考功之典所懷未喻敢竭無隱試陳萬一
何者竊惟文武之名在人之極地德行之稱爲生之最首忠貞之

美立朝之譽仁義之號處身之端自非職惟九官任當四岳授曰
尔諧讓稱俞往將何曰克厭大名允茲令問自比已來官罔高卑
人無貴賤皆飾辭假說用相褒舉涇渭同波薰蕕共器求者不能
量其多少與者不復覈其是非遂使冠履相質名與實爽謂之考
功事同汎涉紛紛漫漫焉可勝言又在京之官積年一考其中或
所事之主遷移數四或所奉之君身亡廢絕或具寮離索或同事
凋零雖當時文簿記其殿最日久月深駁落都盡人有去畱誰復
掌其勤墮或停休積稔或分隔數千累年之後方求追訪聲迹立
其考第無不苟相悅附共爲脣齒飾垢掩疵妄加丹素趣令得階
而已無所顧惜賢達君子未免斯患中庸已降夫復何論官曰求
成身曰請立上下相蒙莫斯爲甚又勤恤人隱咸歸守令厥任非
輕所責實重然及其考課悉曰六載爲程旣而限滿代還復經六
年而敘是則歲周十二始得一階于東西兩省文武閑職公府散

佐無事冗官或數旬方應一直或朔望

通典作
弦朔

止于整朝及其考

日更得四年為限是則一紀之中便登三級彼呂實勞劇任而遷

貴之路至難此呂散位虛名而升陟之方甚易何内外之相懸令

厚薄之如是又聞之聖人大寶曰位何呂守位曰仁孟子亦曰仁

義忠信天爵也公卿大夫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

故雖文質異時污隆殊世莫不寶茲名器不呂假人是呂賞罰之

柄恆自持也至乃周之藹藹五叔無官漢之察察館陶徒請豈不

重骨肉私親親誠呂賞罰一差則無呂懲勸至公暫替則覬覦相

欺故至慎至惜殷勤若此況乎親非肺腑才乖秀逸或充單介之

使始無汗馬之勞或說興利之規終慙十一之潤皆虛張無功安

指羸益坐獲數階之官藉成通顯之貴于是巧詐萌生偽辯鋒出

役萬慮呂求榮開百方而逐利握樞秉鈞者亦知其苦斯但抑之

則其流已注引之則有何紀極夫琴瑟在于必和更張求其適調

去者既不可追來者猶或宜改案周官太宰之職歲終則令官府各正所司受其會計聽其致事而詔于王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愚謂今可麗依其準見居官者每歲終本曹皆明辨在官日月具覈才行能否審其實用而注其上下游辭宕說一無取焉列上尚書覆其合否如有紕謬卽正而罰之不得方復推詰委否容其進退既定其優劣善惡交分庸短下第黜凡曰明法幹務忠清甄能曰記賞總而奏之經奏之後考功曹別書于黃紙油帛

一通則本曹尚書與令僕印署畱于門下一通則曰侍中黃門印署掌在尚書嚴加緘密不得開視考績之日然後對共裁量如此則少存實錄薄止姦回其內外考格裁非庸管乞求博議曰爲畫

一若殊謀異策事關廢興遐邇所談物無異議者自可臨時斟酌匪拘恆例至于煖流引比之誣貪榮求級之請如不限曰關鍵肆其徇通則蔓草難除涓流遂積穢我彝章撓茲大典謂宜明加禁

斷曰全至治開返本之路杜澆傲之門如斯則吉士盈朝薪樗載

煥矣

魏書蕭寶夤傳又略見通典十五

論蕭正德來降表

伏見揚州表蕭正德白云避禍遠投宸掖背父叛君駭議眾口深
心指趣厥情難測臣聞立身行道始于事親終于事君故君親盡
之曰恆敬嚴父兼之曰博愛斯人倫之所先王教之盛典三千之
罪莫大于不孝毀則藏姦常刑靡赦所曰晉恭獲誦無所逃死衛
伋受誣二子繼沒親命匪棄國孰無父况今封豕尚存長蛇未滅
偷生江表自安毒醜而正德居猶子之親竊通侯之貴父榮于國
子爵于家履霜弗聞去就先結隔絕山淮溫清永盡定省長違報
復何日曰此爲心心可知矣皇朝綿基累葉恩均四海自北徂南
要荒仰澤能言革化無思不躋賁玉帛于丘園標忠孝曰納賞築
藁街于伊洛集華裔其歸心被髮鑿身之會屈膝而請吏交趾文

身之渠款關而効質至如正德宜甄義呂致貶昔越栖會稽賴宰
詔呂獲立漢困彭宋實丁公而獲免吳項已平二臣卽法豈不錄
其情哉欲明責呂示後況遺君忽父狼子是心既不親親安能親
人中閒變詐或有萬等伏惟陛下聖敬自天欽光纂麻昭德塞違
呂臨羣后脫包此凶醜寘之列位百官是象其何誅焉臣釁結禍
深痛纏肝髓日暮途遙復報無日豈區區于一豎哉但才雖庸近
職居獻替愚衷寸抱敢不申陳伏願聖慈少垂察覽訪議槐棘論
其是非使秋霜春露施之有在相鼠攸刺遄死有歸無令申伋受
笑于苟存曾閔淪名于盛世

魏書蕭寶夤傳

奏不許陳仲儒再造樂器

金石律呂制度調均中古已來尠或通曉仲儒雖粗述書文頗有
所說而學不師授云出己心又言舊器不任必須更造然後克諧
上達成敕用舊之旨輒持己心輕欲制作臣竊思量不合依許

魏書

樂志神龜二年陳仲儒言宜依京房立準呂均樂器時尙書蕭寶夤奏言

陳兵事啟

所統十萬食唯一月 魏書朱元旭傳

夏侯道遷

道遷譙國人少時南奔仕齊明帝至前軍將軍輔國將軍從裴叔業至壽春不協歸魏拜驍騎將軍守合肥景明中叛入梁為征虜長史帶漢中郡尋自為持節冠軍將軍梁秦二州刺史復歸魏授散騎常侍平南將軍豫州刺史豐縣侯改封濮陽縣侯解職除南兗州大中正不拜出為平西將軍華州刺史轉安東將軍瀛州刺史熙平中卒贈撫軍將軍雍州刺史諡曰明

請拔漢中歸誠表

臣聞知機其神趨利如響臣雖不武敢忘機利伏惟陛下澤被區宇德濟蒼生八表同忻品物咸賴臣頃亡蟻賊匹馬歸闕自斯搏

噬罄竭丹款但中于壽陽橫爲韋纘所誦事之曲直竝是楊集朗
王秉所悉臣實愚短豈能自安便逃竄江吳苟存視息蕭衍梁州
刺史莊丘黑與臣早舊申臣爲長史值黑亡沒專任天時素願機
會在茲遇武興私署侍郎鄭洛生來此臣卽披露誠款與其共契
機要報武興王楊紹先并其中叔集起等請其遣軍臣爲腹背卽
遣左天長由寒山路馳啟復會通直散騎常侍臣集朗還至武興
臣聞其至知事必剋集朗果遣鄭右畱使至臣聞密參機舉會有
蕭衍使人吳公之至知臣懷誠將歸大化遂與府司馬嚴思臧恭
典籤吳宗肅王勝等共楊靈珍父子密口口口口口口臣臣幸先
覺悉得戮思恭等臣口口口口口口集朗急求軍援而武興軍未
到口口口口口口戌主尹天寶不識天命固執愚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丁敢爲不逞臣卽遣軍主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席靈坦龐樹等
領義勇應時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重圍州城梁秦士庶僉云危棘呂義逼臣勸爲刺史
須籍此威鎮靖內外臣赤誠奉國苟取濟事輒捐小迹且從權宜
假當州位重遣皇甫選由斜谷道已事啟聞臣卽親率士卒四日
三夜交鋒苦戰武興之軍乘虛躡後天寶兇徒因宵烏散進旣摧
破退失巢穴潛捨軍眾依山傍險突入白馬集朗與二弟躬環甲
胄率其所領登卽擒斬戍內戶口卽放還民斯由皇威遐振罪人
授首凶狡時殄公私慶快非但梁秦竭力實關集朗赴接之機臣
前已遣軍主杜法先還洵陽構合徒黨誘結鄉落令晉壽土豪王
僧承王文粲等還至西關共興大義當今庸蜀虛弱楚鄧懸危開
拓九區埽清六合形要之利在于此時進趣之略願速處分臣已
愚陋猥當推舉事定之後便卽束身馳歸天闕但物情草創猶有
參差蕭衍魏興太守范珣安康太守范泌共前巴西太守姜脩屯
聚川東尙規舉斧登遣討襲具于別啟集朗兄弟竝議曰臣往日

歸誠誓盡心力超蒙榮獎灰殞匪報但畱臣權相綏獎須得撲滅
珣等便卽首路伏願聖慈特垂鑒照謹遣兼長史臣張天亮奉表

略聞

魏書夏侯
道遷傳

裴植

植字文遠河東聞喜人居襄陽仕齊東昏至長水校尉隨父叔
業在壽春景明元年舉州內附除征虜將軍兗州刺史封崇義
縣侯進號平東將軍入爲大鴻臚揚州大中正出除安東將軍
瀛州刺史罷州復爲大鴻臚遷度支尙書加金紫光祿大夫延
昌四年八月爲于忠矯詔所害事雪贈征南將軍尙書僕射揚

州刺史

表毀田益宗

華夷異類不應在百世衣冠之上

魏書裴叔業附傳
又北史四十五

臨終遺令子弟

命盡之後翦落鬚髮被曰法服曰沙門禮葬于嵩高之陰上同

裴衍

衍字文舒植弟仕齊東昏至陰平太守景明元年入魏授通直郎不拜孝明卽位除散騎侍郎行河內郡事尋除建興太守轉河內太守加征虜將軍孝昌初除使持節散騎常侍平東將軍假安東將軍北道都督封安陽縣子進撫軍將軍相州刺史假鎮北將軍北道大都督進封臨汝縣公討葛榮敗死贈車騎大將軍司空相州刺史

請隱嵩高表

臣幸乘昌運得奉盛化沐藉炎風餐佩唐德于生于運已溢已榮但攝性乖和恆苦虛弱比風露增加精形侵耗小人愚懷有願閑養伏見嵩岑極天苞育名草修生救疾多遊此岫臣質無靈分性乖山水非敢追踵輕舉髣髴高蹤誠希藥此沈痾全養稟氣耳若

所療微痊庶偶影風雲永歌至德荷衣葛屨裁營已整搖策納履
便陟山途謹附陳聞乞垂昭許

魏書裴叔業附傳

魏子建

子建字敬忠鉅鹿下曲陽人宣武初為奉朝請累遷太尉從事
中郎進前軍將軍十年不徙正光中除東益州刺史兼尚書行
臺孝昌中入為散騎常侍衛尉卿永安中除右光祿大夫後遷
左光祿大夫驃騎大將軍永熙二年卒贈儀同三司定州刺史

諡曰文靜

上言安撫州城事

諸城人本非罪坐而來者悉求聽免

魏書自序正光五年莫折念生等構逆僉曰州城之人莫

不勁勇同類悉反宜先收其器械子建上言從之

密與張普惠書

公熙舊是蕃國之胤而諸氏與相見者必有陰私言宜加圖防

魏書

張普惠傳普惠持節運租別遣員外常侍楊公熙
宣勞東益氏民東益州刺史魏子建密與普惠書

疾篤敕子收祚

死生大分含氣所同世有厚葬吾平生不取遺蔭裸身又非吾意
氣絕之後斂日時服吾生年契闊前後三娶合葬之事抑又非古
且汝二母先在舊塋墳地久固已有定別唯汝次母墓在外耳可
遷入兆域依班而定行于吾墓之後如此足矣不須耐合當順吾
心勿令吾有遺恨

魏書自序

魏蘭根

蘭根字蘭根子建族弟為北海王國侍郎歷定州長流參軍司
徒掾除本郡太守正光末為都督李崇長史除冠軍將軍轉司
徒右長史孝昌初轉岐州刺史加持節假平西將軍入拜光祿
大夫轉安東將軍中書令中興初加車騎大將軍尚書右僕射
太昌初除儀同三司尋加開府封鉅鹿縣侯天平二年卒贈司

徒侍中諡曰文宣

說李崇

緣遏諸鎮控攝長遠昔時初置地廣人稀或徵發中原強宗子弟
或國之肺腑寄已爪牙中年已來有司乖實號曰府戶役同廝養
官婚班齒致失清流而本宗舊類各各榮顯顧瞻彼此理當憤怨
更張琴瑟今也其時靜境寧邊事之大者宜改鎮立州分置郡縣
凡是府戶悉免為民入仕次敘一準其舊文武兼用威恩並施此
計若行國家庶無北顧之慮矣

史因說崇崇已
奏聞事寢不報

北齊書魏蘭根傳又北史五十六
正光未李崇討蠕蠕已蘭根為長

孟廣達

廣達爵里未詳

孫秋生等造像銘

大魏太和七年新城縣功曹孫秋生新城縣功曹劉起祖二百人

等敬造石像一區願國祚永隆三寶彌顯有願弟子等榮茂春葩
庭槐獨秀蘭條鼓馥於昌年金暉誕照於聖歲現世眷屬萬福雲
歸洙輪疊駕元世父母及弟子等來身神騰九空迹登十地五道
羣生咸同此願孟廣達文蕭顯慶書案此下列名百數十人不錄景明三年歲
在壬午五月戊子朔廿七日造訖碑拓本

董紹

紹字興遠新蔡銅陽人宣武時為四門博士歷殿中侍御史國
子助教積射將軍兼中書舍人永平中除給事中後加輕車將
軍除步兵校尉孝明時除龍驤將軍中散大夫加冠軍將軍出
為右將軍洛州刺史加平西將軍封新蔡縣男永安中除安西
將軍梁州刺史假撫軍將軍兼尚書為山南行臺後為余朱天
光關右大行臺從事兼吏部尚書除金紫光祿大夫天光敗賀
拔岳曰為開府諮議參軍永熙中加車騎將軍孝武西遷除御

史中丞大統初呂忤宇文泰賜死

上書求擊蕭寶夤

臣當出瞎巴三千生噉蜀子

魏書董紹傳蕭寶夤反于長安紹上書求擊之云

御天馬頌

魏書董紹傳蕭宗初紹上御天馬頌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魏文卷四十九終

全後魏文卷四十九 董紹

九

全後魏文卷五十

烏程嚴可均校輯

孫景邕

景邕永平中國子博士

陳終德為祖母持重議

嫡孫後祖持重三年不為品庶生二終德宜先諸父

魏書禮志四永平四年十

二月員外將軍兼尚書都令史陳終德有祖母之喪欲服齊衰三年已無世爵之重不可陵諸父若下同眾孫恐違後祖之義請求詳正國子博士孫景邕劉懷義封軌高綽太學博士袁昇四門博士陽寧居等議又見通典八十九又議

喪服雖已士為主而必下包庶人何已論之自大夫已上每條標列逮于庶人含而不述此同士制不復疑也唯有庶人為國君此則明義服之輕重不涉于孫祖且受國于曾祖廢疾之祖父亦無重可傳而猶三年不必由世重也夫霜感露濡異識咸感承重主

嗣盛甄寢廟嫡孫之制固不同殊又古自卿已下皆不殊承襲末
代僭妄不可已語通典是已春秋譏于世卿王制稱大夫不世此
明訓也喪服經雖無嫡孫為祖三年正文而有祖為嫡孫周豈祖
已嫡服已已與庶孫同為祖服暮于義可乎服祖三年此則近世
未嘗變也準古士官不過二百石已上終德即古之廟士也假令
終德未班朝次苟曰志仁必也斯遂況乃官歷士流當訓章之運
而已庶叔之嫌替其嫡重之位未是成人之善也

魏書禮志四
通典八十九

又議

喪服正文大夫已上每事顯列唯有庶人含而不言此通下之義

了然無惑且官族者謂世有其功食舊德者謂德侯者世位

通典
作謂

德繼于位興滅國繼絕世主謂諸侯卿大夫無罪誅絕者耳且金貂七

眊楊氏四公雖已位相承豈得言世祿乎晉太康中令史殷遂已

父祥通典不及所繼求還為祖母三年時政已禮無代父追服之

作朔

文亦無不許三年之制此卽晉世之成規也

魏書禮志四
通典八十九

李苗

苗字子宣梓潼涪人延昌中去梁入魏假龍驤將軍孝明卽位
除員外散騎侍郎加襄威將軍正光末爲魏子建行臺郎中孝
昌中還爲鎮遠將軍步兵校尉尋兼尙書右丞除司徒司馬轉
太府少卿加龍驤將軍建義三年拒尔朱世隆于河橋溺死贈
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梁州刺史河陽縣侯諡曰忠烈

上書請定巴蜀

昔晉室數否華戎鼎沸三燕二秦咆勃中夏九服分崩五方圯裂
皇祚承麻自北而南誅滅姦雄定鼎河洛唯獨荆揚尙阻聲教今
合德廣被于江漢威風遠振于吳楚國富兵彊家給人足已九居
八之形有兼弱攻昧之勢而欲逸豫遺疾子孫違高祖之本圖非
社稷之深慮誠宜商度東西戍防輕重之要計量疆場險易安危

之理探測南人攻守窺覷之情籌算卒乘器械征討之備然後去
我所短避彼所長釋其至難攻其甚易奪其險要割其膏壤數年
之內荆揚可并若捨舟楫卽平原斂後疏前則江淮之所短棄車
馬游飛浪乘流馳逐非中國之所長彼不敢入平陸而爭衡猶我
不能越巨川而趣利若俱去其短各恃其長則東南未見可滅之
機而淮沔方有相持之勢且夫滿昃相傾陰陽恆理盛衰遞襲五
德常運今已至彊攻至弱必見并吞之理如已至弱禦至彊焉有
全濟之術故明王聖主皆欲及時立功爲萬世之業去高而就下
百川已之常流取易而避難兵家已之恆勝今巴蜀孤懸去建鄴
遼遠偏兵獨戍沂流十千牧守無良專行劫剝官由財進獄已貨
成士民思化十室而九延頸北望日覬王師若命一偏將弔民伐罪
風塵不接可傳檄而定守白帝之阨據上流之險循士治之迹蕩
建鄴之通然後偃武修文制禮作樂天下幸甚豈不盛哉

魏書李
苗傳

上書言秦隴兵事

臣聞食少兵精利于速戰糧多卒眾事宜持久今隴賊猖狂非有素蓄雖據兩城本無德義其勢在于疾攻日有降納遲則人情離阻坐受崩潰夫颯至風起逆者求萬一之功高壁深壘王師有全制之策但天下久泰人不曉兵奔利不相待逃難不相顧將無法合士非教習曰憍將御惰卒不思長久之計務奇正之通必有莫敖輕敵之志恐無充國持重之規如令隴東不守汧軍敗散則二秦遂彊三輔危弱國之右臂于斯廢矣今且宜勒大將深溝高壘堅守勿戰別命偏師精兵數千出麥積崖已襲其後則汧岐之下羣妖自散

魏書李苗傳正光末二秦反叛苗曰隴兵彊悍且羣聚無資乃上書又北史四十五

蔣雅哲

雅哲延昌中四門博士

叔母及兄子喪出入作鼓吹議

凡三司之尊開國之重其于王服皆有厭絕若尊同體敵雖疏尚宜徹樂如或不同子姓之喪非嫡者既殯之後義不闕樂

魏書禮志四

韓神固

神固延昌中國子助教

叔母及兄子喪出入作鼓吹議

口口可吕展耳目之適絲竹可吕肆游宴之娛故于樂貴縣有哀則廢至若德儉如禮升降有數文物昭旂旗之明錫鸞為行動之響所吕辨等列明貴賤非措哀樂于其閒矣謂威儀鼓吹依舊為

允 魏書禮志四

孔璠

璠宣武時四門小學博士

上書言李謚學行

竊見故處士趙郡李謚十歲喪父哀號罷鄰人之相幼事兄瑒恭

大四百三十五
小四十八

順盡友于之誠十三通孝經論語毛詩尙書厯數之術尤盡其長
州閭鄉黨有神童之號年十八詣學受業時博士卽孔璠也覽始
要終論端究緒授者無不欣其言矣于是鳩集諸經廣校同異比
三傳事例名春秋叢林十有二卷爲璠等判析隱伏垂盈百條滯
無常滯纖毫必舉通不長通有枉斯屈不苟言曰違經弗飾辭而
背理辭氣磊落觀者忘疲每日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遂
絕跡下帷杜門卻埽棄產營書手自刪削卷無重複者四千有餘
矣猶括次專家搜比讜議隆冬達曙盛暑通宵雖仲舒不窺園君
伯之閉戶高氏之遺漂張生之忘食方之斯人未足爲喻謚嘗詣
故太常卿劉芳推問音義語及中代興廢之由芳乃歎曰君若遇
高祖侍中太常非僕有也前河南尹黃門侍郎甄琛內贊近機朝
野傾目于時親識求官者荅云趙郡李謚耽學守道不悶于時常
欲致言但未有次耳諸君何爲輕自媒銜謂其子曰昔鄭玄盧植

不遠數千里詣扶風馬融今汝明師甚邇何不就業也又謂朝士曰甄琛行不媿時但未薦李謚已此負朝廷耳又結宇依巖憑崖鑿室方欲訓彼青衿宣揚墳典冀西河之教重興北海之風不墜而祐善空聞暴疾而卒邦國銜殄瘁之哀儒生結摧梁之慕況璠等或服議下風或親承音旨師儒之義其可默乎魏書逸士李謚傳延昌四年卒

四門小學博士孔璠等學官四十五人上書詔諡曰貞靜處士

王碩

碩為上黨王長孫稚管記

伏承世子聰慧之姿發于天性目所一見誦之于口此既歷世罕有竊願驗之周書長孫紹遠傳父稚作牧壽春紹遠年甫十三稚管記王碩聞紹遠彊記心已為不然遂白稚

李業興

業興上黨長子人師事徐遵明宣武時舉孝廉為校書郎孝明

時累遷奉朝請歷臨淮王或騎兵參軍廣陵王淵外兵參軍孝
莊時除著作佐郎賜爵長子伯長廣王建號除通直散騎侍郎
前廢帝時加寧朔將軍又除征虜將軍中散大夫孝武時轉散
騎侍郎除平東將軍光祿大夫尋加安西將軍封屯畱縣子轉
中軍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後入爲侍讀孝靜時除鎮南將軍兼
散騎常侍加中軍大將軍除國子祭酒出爲太原太守齊文襄
引爲中外府諮議參軍後坐事禁止武定七年死于禁所

乞贈諡徐遵明表

臣聞行道樹德非求利于當年服義履仁豈邀恩于沒世但天爵
所存果致式閭之禮民望攸屬終有祠墓之榮伏見故處士兗州
徐遵明生在衡泌弗因世族之基長于原野匪乘雕鏤之地而託
心淵曠置情恬雅處靜無悶居約不憂故能垂簾自精下帷獨得
纘經緯之微言研聖賢之妙旨莫不入其門戶踐其堂奧信稱大

儒于海內擅明師于日下矣是故眇眇四方知音之類延首慕德
跂踵依風每精廬暫闢杖策不遠千里束脩受業編錄將踰萬人
固已企盛烈于西河擬高蹤于北海若慕奇好士愛客尊賢罷吏
游梁紛而成列遵明已碩德重名首蒙禮命曳裾雅步眷同置醴
黃門李郁具所知明方申薦奏之恩處心守壑之志潛居樂道遂
往不歸故北海王入洛之初率土風靡遵明確然守志忠潔不渝
遂與太守李湛將誅叛逆時有邂逅受斃凶險至誠高節湮沒無
聞朝野人士相與嗟悼伏惟陛下遠應龍序俯執天衷每端聽而
忘旻常坐思而俟曉雖微功小善片言一行莫不衣裳加室玉帛
在門况遵明冠蓋一時師表當世溘焉冥沒旌紀寂寥逝者長辭
無論榮價文明敘物敦厲斯在臣託跡諸生親承顧盼惟伏膺之
義感在三之重是已越分陳愚上誼幄座特乞加已顯諡追已好
曾仰申朝廷尚德之風下示學徒稽古之利若宸鑒昭回曲垂矜

採則荒墳千載式貴生平魏書徐遵明傳永熙二年遵明弟子通直散騎常侍李業興表卒無贈諡

對信都芳駁新麻

歲星行天伺候已來八九餘年恆不及二度今新麻加二度至于夕伏晨見纖毫無爽今日仰看如覺二度及其出沒還應如術鎮星自造壬子元已來歲常不及故加壬子七度亦知猶不及五度適欲并加恐出沒頓校十度十日將來永用不合處多太白之行頓疾頓遲取其會歸而已近十二月二十日晨見東方新舊二麻推之分寸不異行星三日頓校四度如此之事無年不有至其伏見還依術法又芳唯嫌十二月二十日星有前卻業興推步已來三十餘載上算千載之日月星辰有見經史者與涼州趙啟劉義隆廷尉卿何承天劉駿南徐州從事史祖冲之參校業興甲子元麻長于三麻一倍攷洛京已來四十餘歲五星出沒歲星鎮星太白業興麻首尾恆中及有差處不過一日二日一度兩度三麻之

失動校十日十度熒惑一星伏見體自無常或不應度祖沖之厯
多甲子厯十日六度何承天厯不及三十日二十九度今厯還與
壬子同不有加增辰星一星沒多見少及其見時與厯無舛今此
亦依壬子元不改太白辰星唯起夕合爲異業興已天道高遠測
步難精五行伏畱推攷不易入目仰闕未能盡密但取其見伏大
歸略其中閒小謬如此厯便可行若專據所見之驗不取出沒之
效則厯數之道其幾廢矣夫造厯者節之與朔貫穿于千年之間
閏餘斗分推之于毫釐之內必使盈縮得衷閒限數合周日小分
不殊鎚銖陽厯陰厯纖芥無爽損益之數驗之交會日所居度攷
之月蝕上推下減先定眾條然後厯元可求猶甲子難值又雖值
甲子復有差分如此躡駁參錯不等今厯發元甲子七率同遵合
璧連珠其言不失法理分明情謂爲可如芳所言信亦不謬但一
合之裏星度不驗者至若合終必還依術鎮星前年十二月二十

日見差五度今日差三度太白前差四度今全無差曰此準之見
伏之驗尋效可知將來永用大體無失芳又云曰去年十二月中
算新厯其鎮星曰十二月二十日在角十一度畱天上在亢四度
畱是新厯差天五度太白歲星竝各有差校于壬子舊厯鎮星差
天五度太白歲星亦各有差是舊厯差天爲多新厯差天爲少凡
造厯者皆須積年累日依法候天知其疏密然後審其近者用作
厯術不可一月兩月之閒能正是非若如熒惑行天七百七十九
日一遲一疾一畱一逆一順一伏一見之法七頭一終太白行天
五百八十三日晨夕之法七頭一終歲星行天三百九十八日七
頭一終鎮星行天三百七十八日七頭一終辰星行天一百一十
五日晨夕之法七頭一終造厯者必須測知七頭然後作術得七
頭者造厯爲近不得頭者其厯甚疏皆非一二日能知是非自五
帝三代已來及秦漢魏晉造厯者皆積年久測術乃可觀其倉卒

造者當時或近不可久行若三四年作者初雖近天多載恐失今

甲子新厯業興潛構積年雖有少差校于壬子元厯近天者多若

久而驗天十年二十閒比壬子元厯三星行天其差為密魏書律厯志下

興平元年命李業興立甲子元新厯事訖詔呂示信都芳芳駁業興對云詔付外施行

路思令

思令字季儁陽平清淵人宣武時歷廣陽王嘉司空參軍轉城

局隨府轉司徒記室加威遠將軍遷尚書左民郎轉右民後拜

假節征虜將軍陽平太守遷左將軍南冀州刺史假平東將軍

都督後除平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轉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天

平三年卒贈驃騎將軍定州刺史

陳兵事疏

臣聞國之大事惟祀與戎戎之有功在于將帥三代不必別民取

治不等五霸不必異兵各能剋定有湯武之賢猶須伊望之佐美

舜之聖尙有稷契之輔得其人也六合唾掌可清失其人也三河
方爲戰地何者動之甚易靖之至難竊曰比年曰來將帥多是寵
貴子孫軍幢統領亦皆故義託附貴戚子弟未經戎役至于銜杯
躍馬志逸氣浮軒眉攘腕便曰攻戰自許及臨大敵怖懼交懷雄
圖銳氣一朝頓盡乃令羸弱在前曰當銳彊壯居後曰安身兼復
器械不精進止不集任羊質之將驅不練之兵當負險之眾敵數
戰之虜欲令不敗豈有得哉是曰兵知必敗始集而先逃將又怖
敵遷延而不進國家便謂官號未滿重爵屢加復疑賞賚之輕金
帛日賜帑藏空虛民財殫盡致使賊徒更增膽氣益盛生民損耗
荼毒無聊主歎臣哀何心寢食臣雖位微竊不遑舍臣聞孝行出
于忠貞節義率多果決德可感義夫恩可勸死士今若捨上所輕
求下所重黜陟幽明賞罰善惡搜徒簡卒練兵習武甲密弩彊弓
調矢勁謀夫旣設辨士先陳曉曰安危示其禍福如其不悛曰我

義順之師討茲悖逆之豎豈異厲蕭斧而伐朝菌鼓洪爐而燎毛

髮雖愚者知其不旋踵矣敢曰愚短昧死陳誠

魏書路恃慶附傳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魏文卷五十終

全後魏文卷五十一

烏程嚴可均校輯

溫子昇

子昇字鵬舉太原人晉大將軍嶠後世居江左避難濟陰冤句
因爲冤句人師事崔靈恩宣武時爲廣陽王淵客熙平初補御
史歷朝請李神儁荊州錄事參軍徵還復爲廣陽王淵行臺郎
中淵敗陷入葛榮得脫建義初爲南主客郎中出爲元天穆行
臺郎中加伏波將軍元顥入洛已爲中書舍人孝莊還宮復爲
舍人除正員郎永熙中爲侍讀兼舍人鎮南將軍金紫光祿大
夫遷散騎常侍中軍大將軍後領本州大中正齊文襄引爲大
將軍府諮議參軍尋見疑餓死晉陽獄有集三十九卷

孝莊帝殺尔朱榮大赦詔

永安三年九月戊戌

蓋天道忌盈人倫嫉惡疏而不漏刑之無捨是已呂霍之門禍譴

所伏梁董之家咎徵斯在頃孝昌之末天步孔艱女主亂政監國
無主介朱榮爰自晉陽同憂王室義旗之建大會盟津與世樂推
共成鴻業論其始圖非無勞效但致遠恐泥終之實難曾未崇朝
豺聲已露河陰之役安忍無親王公卿士一朝塗地宗戚靡遺內
外俱盡假弄天威殆危神器時事倉卒未遑問罪尋曰葛賊橫行
馬首南向捨過責成用平醜虜及元顥問鼎大駕北巡復致勤王
展力行所曰此論功且可補過既位極宰衡地踰齊魯容養之至
豈復是過但心如猛火山林無曰供其暴意等漏卮江河無曰充
其溢既見金革稍寔方隅漸泰不推天功專爲己力與奪任情臧
否肆意無君之跡日月已甚拔髮數罪蓋不足稱斬竹書愆豈云
能盡方復託名朝宗陰圖釁逆睥睨天居窺覷聖厓乃有裂冠毀
冕之心將爲拔本塞源之事天既厭亂人亦悔禍同惡之臣密來
投告將而必誅罪無容捨又元天穆宗室末屬名望素微遭逢際

會頗參義舉不能竭其忠誠曰奉家國乃復棄本逐末背同卽異
爲之謀主成彼禍心是而可忍孰不可恕竝曰伏辜自貽伊戚元

惡既除人神慶泰便可大赦天下

魏書孝莊紀帝殺余朱榮元天

閻闔門詔云云魏書溫子昇傳帝殺余朱榮子昇

預謀當時赦詔子昇詞也又見藝文類聚五十二

孝莊帝生皇太子赦詔

永安三年十月戊申

有國三善事屬元良本枝百世義鍾繼體朕應天纂命握圖受籙

景祚唯新卜年曰永今月吉辰皇子誕育彩雲映日神光照殿方

開博望將起龍樓遠近同歡人神共悅便可大赦天下

藝文類聚十六初學

記

遷都拜廟鄴宮赦詔

天平四年四月

建國所先理屬于宗廟立事爲大禮歸于禋祀大丞相渤海王神
武命世重匡頽厯導塞源于將竭扶神器于已傾立天地之大功
成人臣之重義朕曰冲昧猥當樂推關路多虞衿帶難固瞻言往

事取則前修乃襲去艷用追遷毫定鼎鄴都卜世惟永民用子來
功成不日今清廟初興闕宮始就靈祇萃上祖考來格神光夜照
香氣朝聞合月吉辰躬展誠敬時和氣婉景麗雲柔四表來庭萬
國在位哀樂相交感慶兼集固宜觀象雷雨布寬大之恩取類澤
風申肆眚之令可大赦天下

藝文類聚
五十二

孝武帝荅高歡敕

前持心血遠已示王深冀彼此共相體悉而不良之徒坐生閒貳
近孫騰倉卒向彼致使聞者疑有異謀故遣御史中尉綦儁具申
朕懷今得王啟言誓懇惻反覆思之猶所未解曰朕眇身遇王武
略不勞尺刃坐為天子所謂生我者父母貴我者高王今若無事
背王規相攻討則使身及子孫還如王誓皇天后土實聞此言近
慮宇文為亂賀拔勝應之故纂嚴欲與王俱為聲援宇文今日使
者相望觀其所為更無異迹賀拔在南開拓邊境為國立功念無

可責君若欲分討何已爲辭東南不賓爲日已久先朝已來置之
度外今天下戶口減半未宜窮兵極武朕旣闇昧不知佞人是誰
可列其姓名令朕知也如聞庫狄干語王云本欲取懦弱者爲主
王無事立此長君使其不可駕御今但作十五日行自可廢之更
立餘者如此議論自是王閔勳人豈出佞臣之口去歲封隆之背
叛今年孫騰逃走不罪不送誰不怪王騰旣爲禍始曾無愧懼王
若事君盡誠何不斬送二首王雖啟圖西去而四道俱進或欲南
度洛陽或欲東臨江左言之者猶應自怪聞之者寧能不疑王若
守誠不二晏然居北在此雖有百萬之眾終無圖彼之心王脫信
邪棄義舉旗南指縱無匹馬隻輪猶欲奮空拳而爭死朕本寡德
王已立之百姓無知或謂實可若爲他所圖則彰朕之惡假令還
爲王殺幽辱齋粉了無遺恨何者王旣曰德見推曰義見舉一朝
背德舍義便是過有所歸本望君臣一體若合符契不圖今日分

疏到此古語云越人射我笑而道之吾兄射我泣而道之朕既親
王情如兄弟所已投筆拊膺不覺歔歔北齊書神武紀下帝據胡牀拔劍作色子昇乃為敕
魏帝納皇后羣臣上禮章

臣聞軒轅乃神西陵已之作合夏后至聖塗山于是來嬪伏惟陛

下龍飛纘麻大明理運長秋既建陰教有主景命無窮靈基長世

普天之下莫不欣躍藝文類聚十
五初學記十

為上黨王元天穆讓太宰表

臣聞策蹇長途終慙一日之致懸縷層臺詎任千鈞之重固知才

弱不可自強力微難已企及智小謀大恐貽折足之憂才輕任重

懼有絕贖之悔既慮鑠金固陳匪石藝文類聚四十
五御覽二百六

為西河王謝太尉表

臣聞拂羽決起力謝摩天策蹇載馳功微送日將短翮難以陵高

鴛乘無由致遠雖復建旗出郡未追楚趙之風捧壺入侍徒踵金

張之迹及天祚明德運啟興王六遂始遷九鼎初定于焉承乏有
用當官草靡從風未遑克讓常恐執轡輕輪操刀傷錦藝文類聚
四十六
為安豐王延明讓國子祭酒表

臣聞寶劍未砥猶乏切玉之功美箭闕羽尚無衝石之勢況才非
會稽之竹質謝昆吾之金至于敷教東序流訓上庠置樽俎酌懸
鐘待叩必須蘊朱藍已成彩立規矩已為式垂三行于貴游揚六
藝于胄子而臣學愧聚沙問慚攻木雖歷文史不治章句于茲曠
官青衿何仰藝文類聚
四十六
為司徒高敖曹謝表

委水橫流羣龍交戰徒悲道喪空懷主辱雖復見義援戈臨危奮
劍顧慚後劔終謝先鞭事等泣河無救三川之竭有類憂天豈支
四極之壞藝文類聚
四十七

為臨淮王彧謝封開府尚書令表

臣道愧山東氣慙隴右激水弗堪搏風無力但已平原帶地資緒
極天發趾自高理翮已遠出臨侯服既乏刺舉之能入踐帝闈又
無應對之美空復受弋清廟推轂朱門孝闕淚河功慚汗海大寶
遠隆橫草未樹顧已_{有涯}願言知止

為南陽王寶炬讓尚書令表

臣聞立而託乘乃成致遠之功坐已運舟遂有利涉之用若已輕

任重課憑虛責實雖欲自勤終焉靡效

藝文類聚四十八

為廣陽王淵讓吏部尚書表

假勢風雲非由羽翮徒得推遷就列僂俛當官曾無辟雍議禮之
名詎有銅爵獻賦之敏而政本實繁司會九切抑揚智地用捨時
流實當年之準的乃一世之權衡得其人則分職之任隆非其才

則曠官之失起

藝文類聚四十八

為廣陽王淵北征請大將表

今四郊多壘三軍申發率土之濱莫敢寧晏况忝未屬復董元戎
臣不盡心誰將竭力豈容飾讓苟違戎重但已軍旅之事實所未
學求保重將隨方指麾臣請先驅被堅督戰若使旗鼓相望埃塵
相接決機兩陳之閒不辭萬死之地朕獨委臣專總戎旅兵術靡
常軍機屢變已臣當之必所未達雖奉廣算有均膠柱柱藝文類聚五十九
爲御史中丞元匡奏劾于忠

臣聞事主不巳幽貞革心奉上不巳趣捨虧節是已倚秦宮而慟
哭復楚之功已多陟盧龍而樹勤廣魏之勳不淺而申包避賞君
子于是義之田疇拒命良史所已稱美竊唯宮車晏駕天人位易
正是忠臣孝子致節之秋前領軍將軍臣忠不能砥礪名行自求
多福方因矯制擅相除假清官顯職歲月隆崇臣等在蕃之時乃
心家國書誚往來憤氣成疾傷禮敗德臣忠卽主謹案臣忠世已
鴻勳盛德受遇累朝出入承明左右機近幸國大災肆其愚戇專

擅朝命無人臣之心裴郭受冤于既往宰輔黜辱于明世又自矯
為儀同三司尚書令領崇訓衛尉原其此意便欲無上自處既事
在恩後宜加顯戮請御史一人令史二人就州行決崔光與忠雖
同受召而謂光既儒望朝之禮宗攝心虛遠不關世務但忠已光
意望崇重逼光光若不同又有危禍伏度二聖欽明深垂昭恕而
自去歲正月十三日世宗晏駕已後八月一日皇太后未親覽已
前諸有不由階級而權臣用命或發門下詔書或由中書宣敕擅
相拜授者已經恩宥正可免其叨竊之罪既非時望朝野所知冒
階而進者竝求追奪

魏書于栗磾傳熙平元年御史中尉元匡奏
案北史溫子昇傳熙平初中尉東平王匡

召補御史臺中彈文皆
委焉知此文是子昇作

為廣陽王淵上書言邊事

邊豎構逆已成紛梗其所由來非一朝也昔皇始已移防為重盛
簡親賢擁麾作鎮配已高門子弟已死防遏不但不廢仕宦至乃

偏得復除當時人物忻慕爲之及太和在厯僕射李冲當官任事涼州土人悉免廝役豐沛舊門仍防邊戍自非得罪當世莫肯與之爲伍征鎮驅使但爲虞候白直一生推遷不過軍主然其往世房分畱居京者得上品通官在鎮者便爲清途所隔或投彼有北已禦魑魅多復逃胡鄉乃峻邊兵之格鎮人浮游在外皆聽流兵捉之于是少年不得從師長者不得游宦獨爲匪人言者流涕自定鼎伊洛邊任益輕唯底滯凡才出爲鎮將轉相模習專事聚斂或有諸方姦吏犯罪配邊爲之指蹤過弄官府政已賄立莫能自改咸言姦吏爲此無不切齒憎怒及阿那瓌背恩縱掠竊奔命師追之十五萬眾度沙漠不日而還邊人見此援師便自意輕中國尚書令臣崇時卽申聞求改鎮爲州將允其願抑亦先覺朝廷未許而高闕戍主率下失和拔陵殺之爲逆命攻城掠地所見必誅王師屢北賊黨日盛此段之舉指望銷平其崔暹隻輪不反臣崇

與臣遂巡復路今者相與還次雲中馬首是瞻未便西邁將士之

情莫不解體今日所慮非止西北將恐諸鎮尋亦如此天下之事

何易可量魏書廣陽王建閭附傳案魏書溫子昇傳正光末廣陽王淵為東北道行臺召為郎中軍國文翰皆出其手

及淵為葛榮所害子昇亦見羈執

又上言

今六鎮俱叛二部高車亦同惡黨已疲兵討之不必制敵請簡選

兵或畱守恆州要處更為後圖魏書廣陽王建閭附傳

為廣陽王淵具言城陽王徽構隙意狀

往者元又執權移天徙日而徽託附無翼而飛今大明反政任寄

唯重已徽褊心銜臣切骨臣已疏滯遠離京輦被其構阻無所不

為然臣昔不在其後自此已來翻成陵谷徽遂一歲八遷位居宰

相臣乃積年淹滯有功不錄自徽執政已來非但抑臣而已北征

之勳皆被擁塞將士告捷終無片賞雖為表請多不蒙遂前畱元

標據于盛樂後被重圍析骸易子倒懸一隅嬰城二載賊散之後
依階乞官徽乃盤退不允所請而徐州下邳戍主賈勳法僧叛後
躉被圍逼固守之勳比之未重乃立得州卽授開國天下之事其
流一也功同賞異不平謂何又驃騎李崇北征之日啟募八州之
人聽用關西之格及臣在後依此科賞復言北道征者不得同于
關西定襄陵廟之至重平城守國之要鎮若計北而論功亦何負
于秦楚但呂嫉臣之故便欲望風排抑然其當途呂來何直退勳
而已但是隨臣征者卽便爲所嫉統軍袁叔和曾經省訴徽初言
有理又聞北征隸臣爲統應時變色復令臣兄子仲顯異端訟臣
緝緝翩翩謀相誹謗言臣惡者接呂恩顏稱臣善者卽被嫌責甄
琛曾理臣屈乃視之若仇讎徐紇頗言臣短卽待之如親戚又驃
騎長史祖瑩昔在軍中妄增首級矯亂戎行蠹害軍府獲罪有司
避命山澤直呂謗臣之故徽乃還雪其罪臣府司馬劉敬比送降

人既到定州。飄然背叛。賊如浹河。豈其能擁。且曰。臣府參察不免。身首異處。徽既怒。遷捨其元惡。及胥徒從。臣行者莫不悚懼。傾恆州之人。乞臣爲刺史。徽乃斐然言。不可測。及降戶結謀。臣頻表啟。徽乃因執言此事。及向定州。遠彼姦惡。又復論。臣將有異志。翻覆如此。欲相陷沒。致令國朝遽賜遷代。賊起之由。誰使然也。徽既優幸。任隆一世。慕勢之徒。于臣何有。是故餘人攝選。車馬填門。及臣居邊。賓遊罕至。臣近比爲慮。其爲梗。是曰。孜孜乞赴京闕。屬流人舉斧元戎。垂翅復從。後命自安。無所僴俛。先驅不敢辭事。及臣出都行塵。未滅已聞。在後復生異議。言臣將兒自隨。證爲可疑之兆。忽稱此曰。構亂悠悠之人。復傳音響。言左軍臣融。右軍臣衍。皆受密敕。伺察臣事。徽既用心如此。臣將何曰。自安竊曰。天步未移。國難猶梗。方伯之任。于斯爲急。徽昔臨藩。乃有人譽。及居端右。蔑爾無聞。今求出之。爲州使得申其利用。徽若外從所長。臣無內慮之

切脫蒙闕公私幸甚

魏書廣陽王建閭附傳淡除大都督城陽王徽構淡靈太后遣使問淡意狀乃具言

鐘銘

宮商遞變律呂相生立號則起從革呂成調之必應擊而不橫銅

盤韻響火鳥和聲出入成則明宵有音

初學記十六

舜廟碑

懷山不已龍門未闢大道御世天下爲公感夢長人明駁仄陋釐降二女結友九男執耜歷山耕夫所曰讓畔施罟雷澤漁父于是讓川亦旣登庸曰之納錄九官咸事百揆時敘有大功于當世集麻數而在躬受文祖之命致昭華之玉班五瑞于羣后禋六宗于上玄舞干戚而遠夷賓棄金璧而幽靈應青雲浮洛榮光塞河符瑞必臻休詳咸萃曰君人之大德爲帝王之稱首陟方之駕遂往蒼梧之窆不歸爰自先民實存舊廟旣緝藥房遂鎮瑤席龍駕帝服蓋依稀于慕舜交鼓互瑟實髣髴于聞韶其辭曰

虹氣降靈姚墟誕聖樹陰未徙帝圖已定乃賓四門已齊七政天
眷功高民歸德盛治既蕩蕩化亦巍巍南風在詠西環有歸疑山

永逝湘水長違靈宮肅肅神館微微

藝文類聚十一

侯山祠堂碑

魏書溫子昇傳作侯山祠堂碑文常景見而善之

常山公主碑

啟泰微之層構闐闐之重扉據天下已爲家苞率土而光宅然
則昆山西峙爰有夜光漢水東流是生明月公主稟靈宸極資和
天地芬芳有性溫潤成質自然祕遠若上元之隔絳河直置清高
類姮娥之依桂樹合淑之至比光明于宵燭幽閒之盛匹穠華于
桃李託體宮闈而執心撫順婉然左辟率禮如賓舉華燭已宵征
動鳴佩而晨去致肅雍于車乘成好合于琴瑟立行潔于清冰抗
志高于黃鵠停輪表信闔門示禮終能成其子姓貽厥孫謀而鍾
漏相催日夜不息川有急流風無靜樹奄辭身世從宓妃于伊洛

遠捐館舍追帝子于瀟湘銘曰

龍轡莫援日車遂往奄離形神忽歸丘壤祖歌薤露出奏巫山永

唐中野終掩窮泉蕭瑟神道荒涼墓田松檟徒列琬琰空傳

藝文類聚十六

齊獻武王碑

魏書溫子昇傳齊文襄使之作獻武王碑文既成乃餓諸晉陽獄

寒陵山寺碑

昔晉文尊周績宣于踐土齊桓霸世威著于邵陵竝道冠諸侯勳
高天下衣裳會同之所兵車交合之處寂寞銷沈荒涼磨滅言談
者空知其名遙遇者不識其地然則樹同表跡刊石記功有道存
焉可不尙歟永安之季數鍾百六天災流行人倫交喪余朱氏旣
絕彼天綱斷茲地紐祿去王室政出私門銅馬競馳金虎亂噬九
嬰暴起十日竝出破壁毀珪人物旣盡頭會箕斂杼柚其空大丞
相渤海王命世作宰惟機成務標格千仞崖岸萬里運鼎阿于襟
抱納山岳于胸懷擁立雲呂上騰負青天而高引鍾鼓嘈噴上聞

于天旌旗繽紛下盤于地壯士懍已爭先義夫憤而競起兵接刃
于斯場車錯轂于此地轟轟隱隱若轉石之墜高崖碾碾磔磔如
激水之投深谷俄而霧卷雲除冰離葉散靡旗蔽日亂轍滿野楚
師之敗于柏舉新兵之退自昆陽已此方之未可同日既考茲沃
壤建此精廬砥石礪金瑩珠琢玉經始等于佛功制作同于造化
息心是歸淨行攸處神異畢臻靈仙總萃鳴玉鸞已來遊帶霓裳
而至止翔鳳紛已相嚙飛龍蜿而俱躍雖復高天銷于猛炭大地
淪于積水固已傳之不朽終亦記此無忘

藝文類聚
七十七

印山寺碑

自結繩運往觀象代興禮樂相因詩書閒出喻是非于一指論道
德于二篇九流之義遂開百家之言竝作皆已賦命有遭隨攝養
致天壽愛惠起于吉凶情偽動于利害雖改張羅之呪未易變鐘之
性因果之業未申感應之途猶蔽是已修短有命子夏論之而未

詳報施在天史遷言之而未悟大丞相渤海王膺岳瀆之靈感辰
象之氣直置與蘭桂齊芳自然共珪璋比潔加已體備百行智周
萬象道兼語默思極天人回已兆云非虎自懷公輔之德世稱臥
龍實在王佐之器道足已濟天下行足已通神明表立人之上才
合廣途之大量永安之末時各異謀蜂蠆有毒豺狼反噬殼弩臨
城抽戈犯蹕世道交喪海水羣飛既而蒼龍入隱白虎出見命世
有期匡時作宰拯沈溺已援手涉波瀾而濡足懸暎日于胸懷起
大風于衿袖動之已仁義行之已忠貞附之者影從應之者響起

裁文類聚
七十七

大覺寺碑

維天地開闢陰陽轉運明則有日月幽則有鬼神初地遼遠末路
悠長自始及終從兄至聖積骨成山祇劫莫數垂衣拂石恆河難
計及冠日示夢蒙羅見謁應世降神感物開化顏如滿月心若盈

泉體道獨悟含靈自曉居三殿已長想出四門而永慮聲色莫之
畱榮位不能屈道成樹下光屬天上變化靡窮神通無及置須彌
于葶藶納世界于微塵闢慈悲之門開仁壽之路殛煩惱于三塗
濟苦難于五濁非但化及天龍被教人鬼固亦福霑行雁道洽遊
魚但羣生無感獨尊罷應雜色照爛諸山搖動布金沙而弗受建
寶蓋而未畱遂上微妙之臺永升智慧之殿而天人慕德像法興
靈圖影西山承光東壁主上乃據地圖攬天鏡乘六龍朝萬國牢
籠宇宙襟帶江山道濟橫流德昌頽歷四門穆穆百僚師師乘法
船已徑度駕天輪而高舉神功寶業既被無邊鴻名懋實方在不
朽抵掌措言雖不盡意執筆書事其能已乎

藝文類聚
卷七十七

定國寺碑

蓋兩儀交運萬物竝生始自苦空終于長樂而緣障未開業塵猶
擁漂淪慾海顛墜邪山雖復光華竝于日月術數窮于天地有扶

危定傾之力爲濟世夷難之功登塗山而未歸遊建水而不反竝
馳于苦樂之境皆入于生死之門幽隱長夜未覩山北之燭沈迷
達路詎見司南之機昔日先民雖云善誘尙習蓋纏未能解脫至
如八卦成象示之已吉凶百藥爲醫道之已利害衣食有業民免
飢寒之憂水土旣平人無墊溺之患斯誠事周于世用功濟于生
民不論過去之因緣詎辯未來之果報惟無上大覺均悟玄機應
現託生方便開教聖靈之至無復等級威神之力不可思議動三
乘之駕汎八解之流引諸子于火宅渡羣生于海岸自一音輟響
雙樹潛神智慧雖徂象法猶在光照金盤言雷石室徧諸世界咸
用歸仰

藝文類聚
七十七

司徒元樹墓誌銘

昔樞電降祥姬水成業握八符已馭世膺五命已會昌欽明格于
上下光澤被于宇宙卜年永久歷世遐長有文王之孫子啟周公

之苗裔積善所及踵武稱賢每已辛李爲言恆持韓白自許殫百慮之一致盡能事于生民蒼蒼在上義歸無厚徒有東平避世之意空懷北海自晦之情疾非逢霧終異啟手銘曰

明允篤誠發于岐嶷未鏤已雕不扶而直修禮已耕強學爲殖孔既歎魯莊亦吟越況已度思有懷明發翻然高舉歸于魏闕長路未窮朝光已沒

藝文類聚四十七

司徒祖瑩墓銘

自天命生商王居徙亳源源毖遠枝葉繁華祖德潤于身聲高邦國父行成于己名重京師公鍾美多福資神積善器局閑靈志識開悟口含碧雞之辨手握雕龍之文門有善業家傳慶靈礪金成器相遺滿籛琢玉爲寶待價聯城匪直也人實惟有道言折秋毫

辭連春藻

藝文類聚四十七

闔闔門上梁祝文

大五百三十七
小二十四

維王建國配彼太微大君有命高門啟扉良辰是簡穆卜無違
梁乃架綺翼斯飛八龍杳杳九重巍巍居宸納祐就日垂衣一人

有慶四海攸歸

藝文類聚六十三
初學記二十四

荀濟

濟字子通潁川人世居江左與梁武帝為布衣交後呂表譏佛

教懼誅奔魏武定未為常侍侍講與元瑾等謀誅高澄事露見

殺

論佛教表

三墳五典帝皇之稱首四維六紀終古之規模及漢武祀金人恭

新已建國桓靈祀浮圖闔豎呂控權三國由茲鼎峙五胡仍其薦

食衣冠奔于江東戎教興于中壤使父子之親隔君臣之義乖夫

婦之和曠友朋之信絕海內殺亂三百年矣稽古之詔未聞崇邪

之命重沓歲時禘祫未嘗親享竹脯麩牲欺誣宗廟違黃屋之尊

就蒼頭之役朝夕敬妖怪之胡鬼曲躬供貪淫之賊禿耽信邪胡
諂祭淫祀恐非聰明正直而可已福祐陛下者也臣請言得失推
校是非案釋氏源流本中國所斥投之荒裔已禦魑魅者也乃至
舜時竄檣杙于三峽左傳允姓之姦居于瓜州是也杜預已允姓
陰戎之別祖與三苗俱放于三峽漢書西域傳塞種本允姓之戎
世居敦煌爲月氏迫逐遂住蔥嶺南奔又謂懸度賢豆身毒天毒
仍訛轉已塞種爲釋種其實一也允姓與三苗比居教迹和洽其
釋種不行忠孝仁義貪詐甚者號之爲佛佛者戾也或名爲勃勃
者亂也而陛下已中華之盛胄方尊姚石羌胡之軌躅竊不取一
也又案釋迦出戎剖脇而誕摩耶遂殂事符梟獍年長爭立內不
自安背父叛君逆節彌甚達多投石難陀引弓變革常道自餓形
骸安能濟物聚合兇徒易衣削髮設言虛誕不足承稟九十六道
此道最貪叶彼淫愚眾多崇信至如瑠璃誅釋瞿曇路左視之在

生親尙不存既歿疏何能救斯卽不行忠孝若天下習之陛下則無已自處不取者二也今僧尼不耕不偶俱斷生育傲君陵親違禮損化一不經也凡在生靈夫婦配合產育男女胡法反之多營泥木專求布施盜非巨戾二不經也姦胡矯詐自稱大覺而比丘徒黨行淫殺子僧尼悉然害螻蟻而起浮圖費財力而角堂宇若牟尼能照而故縱淫殺便是詐稱慈悲徒能照而不能救又是大覺于羣生無益而天下不覺三不經也胡法慳貪唯財是與直是行三毒而害萬方未見修六度而隆三寶四不經也佛家遺教不耕墾田不貯財穀乞食納衣頭陀爲務今則不然數十萬眾無心蘭若從教不耕者眾天下有飢乏之憂違教設法不行何須此法進退未爲盡理五不經也涅槃發問世尊滅後經教若爲得與波旬經別觀此發問則瞿曇存日門徒不能分辨真僞況中華避役姦詐之侶焉不迷惑者涅槃闍王害父耆婆敘狀佛已理除令其

迷解俗唯事結惑網愈深故呂陰界入中求父不得本唯妄想謂
父實人橫生圖害取其重位若先達解知父本空何心起逆國亦
非有由佛開化達悟安心退悔慚謝獲無根信融纘立論無能破
之自古帝師諸侯賓友千載一逢猶如旦暮賢明希世宇宙獨立
今乃削髮千羣不臣萬眾稱爲帝師未之可也姚石玉食三千佛
寺瓊宮八百供敬厚矣終獲苗胤屠滅宋齊已降莫懲前失僧出
寒微規免租役無期詣道志在貪淫竊盜華典傾奪朝權凡有十
等一曰營繕廣廈僭擬皇居也二曰興建大室莊飾胡像僭比明
堂宗祀也三曰廣譯妖言勸行流布轆帝王之詔敕也四曰交納
泉布賣天堂五福之虛果奪大君之德賞也五曰豫徵收贖免地
獄六極之謬殃奪人主之刑罰也六曰自稱三寶假託四依坐傲
君王此取威之術也七曰多建寺像廣度僧尼此定霸之基也八
曰三長六紀四大法集此別行正朔密行徵發也九曰設樂呂誘

愚小俳優已招遠會陳佛土安樂斥王化危苦此變俗移風徵租
稅也十曰法席聚會邪謀變通稱意贈金毀破遭謫此呂尙之六
韜祕策也凡此十事不容有一萌兆微露卽合誅夷今乃恣意流
行排我王化方又擊鴻鐘于高臺期闕庭之箭漏挂幡蓋于長剎
放充庭之鹵簿徵玉食已齋會襍王公之享燕唱高越之贊唄象
食舉之登歌歎功德則比陳詞之祝史受餽施則等東帛之等差
設威儀則效旌旂之文物凡諸舉措竊擬朝儀云云陛下方更傾
儲供寺萬乘擬附庸之儀肅拜僧尼三事執陪臣之禮寵旣隆矣
侮亦劇矣臣不取者四也陛下已因果有必定之期報應無遷延
之業故崇重像法供施彌隆勞民伐木燒掘螻蟻損傷和氣豈顧
大覺之慈悲乎胡鬼堪能致福可廢儒道釋禿足能除禍屏絕干
戈今乃重關已備不虞擊析已爭空地殺螻蟻而營功德旣乖釋
典崇妖邪而行諂祭又虧名教五尺牧豎猶知不疑四海之尊義

無二三其德臣爲陛下不取五也秦政受誑于三山漢徹見欺于五利信順妖訛一至于此不察情僞豈懲前失宋齊兩代重佛敬僧國移廟改者但是佛妖僧僞姦詐爲心墮胎殺子昏姪亂道故使宋齊磨滅今宋齊寺像見在陛下承事則宋齊之變不言而顯矣今僧尼坐夏不殺螻蟻者愛含生之命也而傲君父妄仁于蛄蟲也墮胎殺子反養于蚊蚋也夫易者君臣夫婦父子三綱六紀也今釋氏君不君乃至子不子綱紀紊亂矣云云

廣弘明集七

見執下辯

自傷年幾摧積恐功名不立舍兒女之情起風雲之事故挾天子

誅權臣

北史八十三

劉洛真

造像記

延昌元年歲次壬辰十一月丁亥朔四日清信士弟子劉洛真兄

大五百六十八
小十二

弟爲亡父母敬造彌勒像二區使亡父母託生紫微安樂之處還
願七世父母師僧眷屬見在居門老者延年少者益竿使法界有
生一時成佛咸願如是

碑拓本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魏文卷五十一終

全後魏文卷五十二

烏程嚴可均校輯

王延業

延業太原人宣武時爲太學博士孝明末遷著作佐郎監典校書除三公郎于河陰遇害

皇太后輿駕議

案周禮王后有五輅重翟已從王祠厭翟已從王饗賓客安車已朝見于王翟車已親桑輦車宮中所乘又漢輿服志云秦并天下閱三代之禮或曰殷瑞山車金根之色殷人已爲大輅于是始皇作金根之車漢承秦制御爲乘輿太皇太后皇太后皆御金根車加交絡帷裳非法駕則乘紫罽軒車雲襜文畫輶黃金塗五末蓋瓜在右駢駕三馬阮湛禮圖并載秦漢已來輿服亦云金根輅皇太后法駕乘之已禮婚見廟乘輅后法駕乘之已親桑安車后小駕

乘之曰助祭山駟車后行則乘之紺罽駟車后小行則乘之曰哭
公主邑君王妃公侯夫人入閤輿后出入閤宮中小遊則乘之晉
先蠶儀注皇后乘雲母安車駕六駟案周秦漢晉車輿儀式互見
圖書雖名號小異其大較略相依擬金根車雖起自秦造卽殷之
遺制今之乘輿五輅是其象也華飾典麗容觀莊美司馬彪曰爲
孔子所謂乘殷之輅卽此之謂也案阮氏圖桑車亦飾曰雲母晉
之雲母車卽是一與周之翟車其用正同安車旣名同周制又用
同重翟山駟車案圖飾之曰紫紺罽駟車雖制用異于厭翟而實
同用于今人閤輿與輦其用又同案圖今之黑漆畫扇輦與周之
輦車其形相佶竊曰爲秦滅周制百事剗革官名軌式莫不殊異
漢魏因循繼踵仍舊雖時有損益而莫能反古良由去聖久遠典
儀殊缺時移俗易物隨事變雖經賢哲祖襲無改伏惟皇太后叡
聖淵凝照臨萬物動循典故貽則後王今輒竭管見稽之周禮攷

之漢晉採諸圖史驗之時事已爲宜依漢晉法駕則御金根車駕
四馬加交絡帷裳御雲母車駕四馬已親桑其非法駕則御紫闕
輶車駕三馬小駕則御安車駕三馬已助祭小行則御紺闕輶車
駕三馬已哭公主王妃公侯夫人宮中出入則御畫扇輦車案舊
事比之周禮唯闕從王饗賓客及朝見于王之乘竊已爲古者諸
侯有朝會之禮故有從饗之儀今無其事宜從省略又今之皇居
宮掖相逼就有朝見理無結駟卽事攷實亦宜闕廢又哭公主及
王妃周禮所無施之于今實合事要損益不同用捨隨時三代異
制其道然也又金根及雲母駕馬或三或六訪之經禮無駕六之
文今之乘輿又皆駕四義符古典宜仍駕四其餘小駕宜從駕三
其制用形飾備見圖志

魏書禮志四熙平元年六月太學博士王延業議

胡太后父廟制議

案王制云諸侯祭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又小記云王者立

四廟鄭玄云高祖已下與始祖而五明立廟之正已親爲限不過于四其外有大功者然後爲祖宗然則無太祖者止于四世有太祖乃得爲五禮之正文也文王世子云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庶人冠娶必告鄭玄云實四廟而言五廟者容高祖爲始封君之子明始封之君在四世之外正位太祖乃得稱五廟之孫若未有太祖已祀五世則鄭無爲釋高祖爲始封君之子也此先儒精義當今顯證也又喪服傳曰若公子之子孫有封爲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也 不祖公子鄭玄云謂後世爲君者祖此受封之君不得祀別子也公子若在高祖已下則如其親服後世遷之乃毀其廟爾明始封猶在親限故祀止高祖又云如親而遷九知高祖之父不立廟矣此又立廟明法與今事相當者也又禮緯云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注云言至子孫則初時未備也此又顯在緯籍區別若斯者也又晉初已宣帝是始封之君應爲太祖而

曰猶在祖位故唯祀征西已下六世待世世相推宣帝出居太祖之位然後七廟乃備此又依準前軌若重規襲矩者也竊謂太祖者功高業大百世不遷故親廟之外特更崇立苟無其功不可獨居正位而遽見遷毀且三世已前廟及于五玄孫已後祀止于四一與一奪名位莫定求之典禮所未前聞今太上秦公疏爵列立大啟河山傳祚無窮永同帶礪實有始封之功方成不遷之廟但親在四世之內名班昭穆之序雖應為太祖而尙在禰位不可遠探高祖之父曰合五者之數太祖之室當須世世相推親盡之後乃出居正位曰備五廟之典夫循文責實理貴允當攷勅宗祊得禮為美不可苟薦虛名取榮多數求之經記竊謂為允又武始侯本無采地于皇朝制令名準大夫案如禮意諸侯奪宗武始四時

丞嘗宜于秦公之廟

魏書禮志二神龜初靈太后父司徒胡國珍薨贈太上秦公時疑其廟制太學博士王延

議業

王僧奇

僧奇熙平初為四門小學博士

宗室助祭議

案孝經曰郊祀后稷呂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呂配上帝然則太祖不遷者尊王業之初基二祧不毀者旌不朽之洪烈其旁枝遠胄豈得同四廟之親哉故禮記婚義曰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又文王世子曰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庶人冠娶必告死必赴不忘親也親未絕而列于庶人賤無能也鄭注云赴告于君也實四廟言五者容顯考為始封君子故也鄭君別其四廟理協二祭而四廟者在當世服屬之內可呂與于子孫之位若廟毀服盡豈得同于此例乎敢竭愚昧請呂四廟為斷

魏書禮志二江陽王繼表言道武曾孫宜得預祭靈太后令議定呂聞王僧奇等議又見通典五十一

劉季明

大五百一十八 小八十一

季明孝明時四門博士

改葬尼太后服制議

案喪服雖云改葬總文無指據至于注解乖異不同馬融王肅云

本有三年之服者鄭及三重

案此語上下並有脫文

然而後來諸儒符融者

多與立者少今請依馬王諸儒之議至尊宜服總案記外宗為君

夫人猶內宗鄭注云為君服斬夫人齊衰不敢已親服至尊也今

皇太后雖上承宗廟下臨朝臣至于為姑不得過朞計應無服其

清河汝南二王母服三年亦宜有總自餘王公百官為君之母妻

唯朞而已竝應不服

魏書禮志四神龜元年十一月崔光上言四門博士劉季明議又略見通典一百二

鄭六

六孝明時太常博士

改葬尼太后服制議

謹檢喪服并中代雜論記云改葬總鄭注臣為君子為父妻為夫

親見屍柩不可已無服故服總三年者總則暮已下無服竊謂鄭氏得服總之旨謬三月之言如臣所見請依康成之服總既葬而

除魏書禮志四神龜元年十一月太常博士鄭六議又略見通典一百二

辭欽

欽孝明時為三門都將

上言船運租調

計京西水次汾華二州恆農河北河東正平平陽五郡年常綿絹及黃麻皆折公物雇車牛送京道險人敝費公損私略計華州一車官酬絹八匹三丈九尺別有私民雇價布六十匹河東一車官酬絹五匹二丈別有私民雇價布五十匹自餘州郡雖未練多少推之遠近應不減此今求車取雇絹三匹市材造船不勞探斫計船一艘舉十三車車取三匹合有三十九匹雇作手并匠及船上雜具食直足已成船計一船剩絹七十八匹布七百八十匹又租

大四百六十六 小七十五

車一乘官格四十斛成載私民雇價遠者五斗布一匹近者一石布一匹準其私費一車布遠者八十匹近者四十匹造船一艘計舉七百石準其雇價應有一千四百匹今取布三百匹造船一艘并船上覆治雜事計一船有剩布一千一百匹又其造船之處皆須鋸材人功并削船茹依功多少卽給當州郡門兵不假更召汾州有租調之處去汾不過百里華州去河不滿六十竝令計程依舊酬價車送船所船之所運唯達雷陂其陸路從雷陂至倉庫調一車雇絹一匹租一車布五匹則于公私爲便

魏書食貨志

朱元旭

元旭字君昇樂陵人初爲清河王懌國常侍遷太學博士員外散騎侍郎神龜中除尙書度支郎中正光中加鎮遠將軍兼尙書右丞本州中正孝昌中除通直散騎常侍永安初加平東將軍尙書左丞光祿大夫後轉司農少卿遷衛將軍左光祿大夫

天平中復為尚書左丞除使持節驃騎將軍義州刺史武定三年卒贈幽州刺史

議用薛欽船運計

效立于公濟民為本政列于朝潤國是先故大禹疏決已通四載之宜有漢穿引受納百川之用厥績顯于當時嘉聲播于圖史今校薛欽之說雖迹驗未彰而指況甚善所云已船代車是其策之長者若已門兵造船便為闕彼防禦無容全依宜令收雇車之物市材執作及倉庫所須悉已營辦七月之始十月初旬令州郡綱典各租調于將所然後付之十車之中留車士四人佐其守護粟帛上船之日隨運至京將共監慎如有耗損其倍徵河中缺失專歸運司輸京之時聽其即納不得雜合違失常體必使量上數下謹其受入自餘一如其列計底柱之難號為天險迅驚千里未易其功然既陳便利無容輒抑若效充其說則附例酬庸如其不驗

徵填所損今始開勑不可懸生減折且依請營立一年之後須知
贏費歲遣御史校其虛實脫有乖越別更裁量

魏書食貨志

陳仲儒

仲儒仕梁官爵未詳孝明時自江南歸魏

荅有司符問立準呂調八音狀

前被符問京房準定六十律之後雖有器存曉之者尠至熹平末
張光等猶不能定絃之急緩聲之清濁仲儒授自何師出何典籍
而云能曉但仲儒在江左之日頗愛琴又嘗覽司馬彪所撰續漢
書見京房準術成數眊然而張光等不能定仲儒不量庸昧竊有
意焉遂竭愚思鑽研甚久雖未能測其機妙至于聲韻頗有所得
度量衡麻出自黃鍾雖造管察氣經史備存但氣有盈虛黍有巨
細差之毫釐失之千里自非管應時候聲驗吉凶則是非之原諒
亦難定此則非仲儒淺識所敢聞之至于準者本呂代律取其分

數調校樂器則宮商易辨若尺寸小長則六十宮商相與微濁若分數加短則六十徵羽類皆小清語其大本居然微異至于清濁相宣諧會歌管皆得應合雖積黍驗氣取聲之本清濁諧會亦須有方若閑準意則辨五聲清濁之韻若善琴術則知五調調音之體參此二途已均樂器則自然應和不相奪倫如不練此必有乖謬案後漢順帝陽嘉二年冬十月行禮辟雍奏應鍾始復黃鍾作樂器隨月律是爲十二之律必須次第爲宮而商角徵羽已類從之尋調聲之體宮商宜濁徵羽用清若公孫崇止已十二律聲而云還相爲宮清濁悉足非唯未練五調調器之法至于五聲次第自是不足何者黃鍾爲聲氣之元其管最長故已黃鍾爲宮太蕤爲商林鍾爲徵則宮徵相順若均之八音猶須錯採眾聲配成其美若已應鍾爲宮大呂爲商蕤賓爲徵則徵濁而宮清雖有其韻不成音曲若已夷則爲宮則十二律中唯得取中呂爲徵其商角

羽竝無其韻若呂中呂爲宮則十二律內全無所取何者中呂爲十二之竅變律之首依京房書中呂爲宮乃呂去滅爲商執始爲徵然後方韻而崇乃呂中呂爲宮猶用林鍾爲商黃鍾爲徵何由可諧仲儒呂爲調和樂器文飾五聲非準不妙若如嚴嵩父子心賞清濁是則爲難若依案見尺作準調絃緩急清濁可已意推耳但音聲精微史傳簡略舊志唯云準形如瑟十三絃隱閒九尺呂應黃鍾九寸調中一絃令與黃鍾相得案畫呂求其聲遂不辨準須柱呂下柱有高下絃有粗細餘十二絃復應若爲致合攬者迎前拱手又案房準九尺之內爲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一尺之內爲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又復十之是爲于準一寸之內亦爲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然則于準一分之內乘爲二十分又爲小分呂辨彊弱中閒至促雖復離朱之明猶不能窮而分之雖然仲儒私曾攷驗但前卻中柱使入常準尺分之內則相生之韻

已自應合然分數既微器宜精妙其準面平直須如停水其中絃一柱高下須與二頭臨岳一等移柱上下之時不使離絃不得舉絃又中絃粗細須與琴宮相類中絃須施軫如琴已軫調聲令與黃鍾一管相合中絃下依數畫出六十律清濁之節其餘十二絃須施柱如箏又凡絃皆須豫張使臨時不動卽于中絃案畫一周之聲度著十二絃上然後依相生之法已次運行取十二律之商徵商徵既定又依琴五調調聲之法已均樂器其調已宮爲主清調已商爲主平調已角爲主五調各已一聲爲主然後錯採眾聲已文飾之方如錦繡自上代已來消息調準之方竝史文所略出仲儒愚思若事有乖此聲則不和仲儒尋準之分數精微如彼定絃緩急艱難若此而張光等親掌其事尙不知藏中有準旣未識其器又焉能施絃也且燧人不師資而習火延壽不束脩已變律故云知之者欲教而無從心達者體知而無師苟有一毫釐所得

皆關心抱豈必要經師授然後爲奇哉但仲儒自省膚淺才非瞻足正可粗識音韻纔言其理致耳

魏書樂志先是有陳仲儒者自江南歸國頗閑樂事請依京房

立準曰調八音神龜二年夏有司問狀仲儒言云云又見通典一百四十三

羊淡

淡字文淵太山鉅平人初爲司空府記室參軍轉輕車將軍尙書騎兵郎神龜中轉駕部加右軍將軍正光末爲持節通直散騎常侍北海王顥行臺右丞軍司仍領郎中孝昌中遷尙書左丞加平東將軍光祿大夫兼給事黃門侍郎封新泰男出爲三徐行臺孝莊卽位除安東將軍太府卿又爲二兗行臺免尋除撫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元顥入洛已爲兼黃門郎顥平免後拜大鴻臚卿普泰初遷散騎常侍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兼侍中孝武卽位拜中書令尋轉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出爲兼御史中尉東道軍司及帝西遷樊子鵠舉義兗州署爲齊州刺史

天平二年敗死

上前廢帝疏

臣聞崇禮建學列代之所修尊經重道百王所不易是已均塾洞起昭明之頌載揚膠序大闢都穆之詠斯顯伏惟大魏乘乾統物欽若奉時模唐軌虞率由前訓重已高祖繼聖垂衣儒風載蔚得才之盛如彼薪樞固已追隆周而竝驅駕炎漢而獨邁宣皇下武式遵舊章用能揄揚盛烈聿修厥美自茲已降世極道消風猷稍遠澆薄方競退讓寂寥馳競靡節進必吏能升非學藝是使刀筆小用計日而期榮專經大才甘心于陋巷然治之為本所貴得賢苟值其人豈拘常檢三代兩漢異世閒出或釋褐中林鬱登卿尹或投竿釣渚徑升公相事炳丹青義在往策彼哉邈乎不可勝紀竊已今之所用弗修前矩至如當世通儒冠時盛德見徵不過四門登庸不越九品已此取士求之濟治譬猶卻行已及前之燕而

向楚積習之不可者其所由來者漸矣昔魯興泮宮頌聲爰發鄭
廢學校國風已譏將已納民軌物莫始于經禮菁莪育才義光于
篇什自兵亂已來垂將十載干戈日陳俎豆斯闕四海荒涼民物
凋敝名教頓虧風流殆盡世之陵夷可爲歎息陛下中興纂厥理
運維新方隅稍康實維文德但禮賢崇讓之科治世未備還淳反
樸之化起言斯繆夫先黃老而退六經史遷終其成蠹貴玄虛而
賤儒術應氏所已亢言臣雖不敏敢忘前載且魏武在戎尙修學
校宣尼確論造次必儒臣愚已爲宜重修國學廣延胄子使函丈
之教日聞釋奠之禮不闕并詔天下郡國興立儒教考課之程咸
依舊典苟經明行修宜擢已不次抑斗筲喋喋之才進大雅汪汪
之德博收鴻生已光顧問絜維奇異共精得失使區寰之內競務
仁義之風荒散之餘漸知禮樂之用豈不美哉臣誠聞短敢慕前
訓用稽古義上塵聽覽伏願陛下垂就日之監齊非煙之化儻已

臣言可採乞特施行 魏書羊淡傳

劉景安

景安為司空諮議

規崔亮書

殷周曰鄉塾貢士兩漢由州郡薦才魏晉因循又置中正諦觀在昔莫不審舉雖未盡美足應十收六七而朝廷貢才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唯論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攷人才行業空辨氏姓高下至于取士之途不溥沙汰之理未精而舅屬當銓衡宜須改張易調如之何反為停年格已限之天下士子誰復修厲名行哉 魏書崔亮傳亮遷吏部尚書奏為停年格制亮外甥司空諮議劉景安書規亮又見北史四十四通典十四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魏文卷五十二終

全後魏文卷五十三

烏程嚴可均校輯

尒朱榮

榮字天寶北秀容人世爲酋帥神龜末襲爵梁郡公正光中已
功封安平縣侯進封博陵郡公累遷車騎將軍右光祿大夫儀
同三司孝莊卽位進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開
府兼尙書令領軍將軍封太原王進柱國大將軍兼錄尙書事
呂平葛榮功進大丞相又進位太師呂平元顥功進天柱大將
軍永安三年殺之于明光殿前廢帝卽位贈假黃鉞相國司州
牧晉王加九錫諡曰武配享高祖廟

抗表請赴闕

伏承大行皇帝背棄萬方奉諱號踴五內摧剝仰尋詔旨實用驚
惋今海內草草異口一言皆云大行皇帝鳩毒致禍臣等外聽訟

言內自追測去月二十五日聖體康愈至于二十六日奄忽昇遐
 卽事觀望實有所惑且天子寢疾侍臣不離左右親貴名醫瞻仰
 患狀面奉音旨親承顧託豈容不豫初不召醫崩棄曾無親奉欲
 使天下不為怪愕四海不為喪氣豈可得乎復皇后女生稱為儲
 兩疑惑朝野虛行慶宥宗廟之靈見欺兆民之望已失使七百危
 于累卵社稷墜于一朝方選君嬰孩之中寄治乳抱之日使姦豎
 專朝賊臣亂紀惟欲指影已行權假形而弄詔此則掩眼捕雀塞
 耳盜鐘今秦隴塵飛趙魏霧合寶貨醜奴勢逼幽雍葛榮就德憑
 陵河海楚兵吳卒密邇在郊古人有言邦之不臧鄰之福也一旦
 聞此誰不闐闐竊惟大行皇帝聖德馭宇繼體正君猶邊烽迭舉
 妖寇不滅況今從佞臣之計隨親戚之談舉潘嬪之女已誑百姓
 奉未言之兒而臨四海欲使海內安又愚臣所未聞也伏願留聖
 善之慈回須臾之慮照臣忠誠錄臣至款聽臣赴闕預參大議問

侍臣帝崩之由訪禁旅不知之狀呂徐鄭之徒付之司敗雪同天之恥謝遠近之怨然後更召宗親推其年德聲副遐邇改承寶祚則四海更蘇百姓幸甚

魏書尔朱榮傳肅宗崩事出倉卒榮聞之大怒謂鄭儼徐紇爲之與元天穆等密議

稱兵入匡朝廷討定之乃抗表

上言陳兵事

臣前召二州頻反大軍喪敗河北無援實慮南侵故令精騎三千出援相州京師影響斷其南望賊聞此眾當亦息圖使還奉敕云念生梟戮寶貨受擒醜奴明達竝送誠款三輔告謐關隴載寔費穆虎旅大翦妖蠻兩絳狂蜀漸已稽顙又承北海王顥率眾二萬出鎮相州北海皇孫名位崇重鎮撫鄴城實副羣望惟願廣其配衣及機早遣今關西雖平兵未可役山南鄰賊理無發召王師雖眾頻被摧北人情危怯實謂難用若不更思方略無已萬全如臣愚量蠕蠕主阿那瓌荷國厚恩未應忘報求乞一使慰喻那瓌卽

遣發兵東引直趣下口揚威振武已躡其背北海之軍鎮撫相部
嚴加警備已當其前臣麾下雖少輒盡力命自井陘已北隘口已
西分防險要攻其肘腋葛榮雖并洛周威恩未著人類差異形勢
可分魏書朱榮傳葛榮吞洛周凶勢轉盛榮上書遂嚴勒部曲北捍馬邑東塞井陘
上書乞追贈河陰死者

臣世荷蕃寄征討累年奉忠王室志存效死直已太后淫亂孝明
暴崩遂率義兵扶立社稷陛下登祚之始人情未安大兵交際難
可齊一諸王朝貴橫死者眾臣今粉軀不足塞往責已謝亡者然
追榮褒德謂之不朽乞降天慈微申私責無上王請追尊帝號諸
王刺史乞贈三司其位班三品請贈令僕五品之官各贈方伯六
品已下及白民贈已鎮郡諸死者無後聽繼卽授封爵均其高下
節級別科使恩洽存亡有慰生死魏書朱榮傳
朱榮傳

朱仲遠

仲遠榮從弟孝莊初爲直寢寧遠將軍步兵校尉除平北將軍
建興太守封頓丘縣侯加散騎常侍及改郡立州遷使持節車
騎將軍建州刺史加侍中進爵爲公尋改封清河郡又加車騎
大將軍左光祿大夫轉徐州刺史兼尙書左僕射三徐大行臺
督三徐諸軍事普泰初加督二兗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東道大都督大行臺封彭城王尋加大將軍兼尙書令徐兗
二州刺史又加太宰韓陵戰敗奔梁死于江南

上言置行臺中正

將統參佐人數不足事須在道更僕已充其員竊見比來行臺采
募者皆得權立中正在軍定第斟酌授官今求兼置權濟軍要若
立第亦爽關京之日任有司裁奪

魏書介朱榮附傳
又北史四十八

介朱世隆

世隆字榮宗仲遠弟孝明末爲直齋轉直寢從兼直閭加前將

軍建義初除給事黃門侍郎孝莊即位進侍中領軍將軍左衛將軍領左右肆州大中正封樂平郡公遷車騎將軍兼領軍尋授左光祿大夫尚書右僕射元顥內逼假儀同三司前軍都督尋假驃騎大將軍行臺右僕射都督相州諸軍事相州刺史當州都督顥平除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攝選加散騎常侍長廣王即位已為尚書令封樂平郡王加太傅行司州牧節閔即位特拜儀同三司普泰二年為斛斯椿所執斬于閭闔門外為匿名書自牒其門

天子與侍中楊侃黃門高道穆等為計欲殺天柱北史四十八高謙之

謙之字道讓渤海蓆人襲父崇爵開陽男除奉朝請加宣威將軍正光中為奉車都尉廷尉丞孝昌初行河陰縣令尋除正遷國子博士歷鑄錢都將長史為李神軌所陷下獄賜死永安中

贈營州刺史諡曰康有涼書十卷

求鑄三銖錢表

蓋錢貨之立本已通有無便交易故錢之輕重世代不同太公爲周置九府圜法至景王時更鑄大錢秦兼海內錢重半兩漢興已秦錢重改鑄榆莢錢至文帝五年復爲四銖孝武時悉復銷壞更鑄三銖至元狩中變爲五銖又造赤仄之錢已一當五王莽攝政錢有六等大錢重十二銖次九銖次七銖次五銖次三銖次一銖魏文帝罷五銖錢至明帝復立孫權江左鑄大錢一當五百權赤烏年復鑄大錢一當千輕重大小莫不隨時而變竊已食貨之要八政爲首聚財之貴詒訓典文是已昔之帝王乘天地之饒御海內之富莫不腐紅粟于太倉藏朽貫于泉府儲蓄旣盈民無困敝可已盜謚四極如身使臂者矣昔漢之孝武地廣財豐外事四戎遂虛國用于是草萊之臣出財助國興利之計納稅廟堂市列權

酒之官邑有告緡之令鹽鐵旣興錢幣屢改少府遂豐上林饒積
外闢百蠻內不增賦者皆計利之由也今羣妖未息四郊多壘徵
稅旣煩千金日費資儲漸耗財用將竭誠楊氏獻稅之秋桑兒言
利之日夫呂西京之盛錢猶屢改竝行小大子母相權況今寇難
未除州郡淪敗民物凋零軍國用少別鑄小錢可已富益何損于
政何妨于人也且政興不巳錢大政衰不巳錢小惟貴公私得所
政化無虧旣行之于古亦宜效之于今矣昔禹遭大水呂歷山之
金鑄錢救民之困湯遭天旱呂莊山之金鑄錢贖民之賣子者今
百姓窮悴甚于曩日欽明之主豈得垂拱而觀之哉臣今此鑄呂
濟交乏五銖之錢任使竝用行之無損國得其益穆公之言于斯
驗矣臣雖術愧計然識非心算暫充錢官頗覩其理苟有所益不
得不言脫呂爲疑求下公卿博議如謂爲允卽乞施行

魏書高謙
之傳又見

通典
九

大五百九十九

小十四

乞復舊制京令得面陳得失疏

臣已無庸謬宰神邑實思奉法不撓稱是官方酬朝廷無貲之恩
盡人臣守器之節但豪家支屬戚里親媾縲縲所及舉日多是皆
有盜憎之色咸起怨上之心縣令輕弱何能克濟先帝昔發明詔
得使面陳所懷臣亡父先臣崇之爲洛陽令常得入奏是非所已
朝貴斂手無敢干政近日已來此制遂寢致使神宰威輕下情不
達今二聖遠遵堯舜憲章高祖愚臣望策其駑蹇少立功名乞新
舊典更明往制庶姦豪知禁頗自屏心

陳得失時依幸之輩惡其有所
發聞遂共奏罷謙之乃上疏

魏書高謙之傳孝昌中除
河陰令舊制二縣令得面

陳時務疏

臣聞夏德中微少康成克復之主周道將廢宣王立中興之功則
知國無常安世無恆敝惟在明主所已變之有方化之有道耳自
正光已來邊城屢擾命將出師相繼于路軍費戎資委輸不絕至

如弓格賞募咸有出身槩刺斬首又蒙階級故四方壯士願征者
多各各爲己公私兩利若使軍帥必得其人賞勳不失其實則何
賊不平何征不捷也諸守帥或非其才多遣親者妄稱入募別倩
他人引弓格虛受征官身不赴陳惟遣奴客充數而已對寇臨敵
曾不彎弓則是王爵虛加征夫多闕賊虜何可殄除忠貞何已勸
誠也且近習侍臣戚屬朝士請託官曹擅作威福如有清貞奉法
不爲回者咸共譖毀橫受罪罰在朝顧望誰肯申聞蔽上擁下虧
風壞政使讒諂甘心忠讜息義況且頻年已來多有徵發民不堪
命動致流離苟保妻子競逃王役不復顧其桑井憚此刑書正由
還有必困之理歸無自安之路若聽歸其本業徭役微甄則還者
必眾墾田增闢數年之後大獲課民今不務已理還之但欲嚴符
切勒恐數年之後走者更多安業無幾故有國有家者不患民不
我歸唯患政之不立不恃敵不我攻惟恃吾不可侮此乃千載共

遵百王一致且琴瑟不韻知音改絃更張駢駢未調善御執轡成
組諺云迷而知反得道不遠此言雖小可已諭大陸下一日萬機
事難周覽元凱結舌莫肯明言臣雖庸短世受榮祿竊慕前賢匪
躬之義不避斧鉞之誅已希一言之益伏願少垂覽察略加推采
使朝章重舉軍威更振海內起惟新之歌天下見復禹之績則臣
奏之後笑入下泉

魏書高謙之傳

涼書述

釋氏之化聞其風而悅之義生天地之外詞出耳目之表斯獎教
之洪致九流之一家而好之既深則其術亦高而圖寺極壯窮海
陸之財造者弗恪金碧殫生民之力豈大覺之意乎然至敬無文
至神不飾未能盡天下之性故祭天已蠶粟未能極天下之文故
禘神已稟秬苟有其誠則蘋藻侔于百品明德匪馨則稟牛下于
酌祭而況鷺山之術彼岸之奇而可已虛求乎乃有浮遊都鄙避

苦逃劇原其誠心百裁一焉既朱紫一亂城社狐鼠穢大法之精
華損農蠶之要務執契者不曰為患當衡者不曰為言有國者宜

鑒而節之

廣弘明集七

高恭之

恭之字道穆謙之弟曰字行熙平中廣平王匡引為御史正光

中除奉朝請遷太尉鎧曹參軍出為蕭寶夤行臺郎中孝昌中

曰兄謙之遇害變姓名避難孝莊即位徵為尚書三公郎中加

太監朔將軍兼吏部郎中封龍城侯除太尉長史領中書舍人加

前軍將軍除中軍將軍給事黃門侍郎進封安喜縣公元顥平

除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御史中尉兼黃門及余朱榮死加

車衛將軍假車騎將軍大都督兼尚書右僕射南道大行臺尋除

車騎將軍為余朱世隆所殺太昌中贈雍州刺史

請鑄永安五銖錢表

不讀賦音効錄更張想魏末時書餘待錄

四民之業錢貨爲本救弊改鑄王政所先自頃已來私鑄薄濫官
司糾繩挂網非一在市銅價八十一文得銅一斤私造薄錢斤踰
二百既示之已深利又隨之已重刑罹罪者雖多姦鑄者彌眾今
錢徒有五銖之文而無二銖之實薄甚榆莢上貫便破置之水上
殆欲不沈此乃因循有漸科防不切朝廷之愆彼復何罪昔漢文
帝已五分錢小改鑄四銖至武帝復改三銖爲半兩此皆已大易
小已重代輕也論今據古宜改鑄大錢文載年號已記其始則一
斤所成止七十六文銅價至賤五十有餘其中人功食料錫炭鉛
沙縱復私營不能自潤直置無利自應息心況復嚴刑廣設也已
臣測之必當錢貨永通公私獲允

魏書高恭之傳
又見通典九

請復置司直疏

臣聞舜命皋陶姦宄是託禹泣辜人堯心爲念所已舉直錯枉事
切曩賢明德慎罰議存先典高祖太初之初置廷尉司直論刑辟

是非雖事非古始交濟時要所謂禮樂互興不相沿襲者矣臣已無庸忝當今任所思報效未忘寢興但識謝知今業慙稽古未能進一言曰利國說一策曰興邦索米長安豈不知愧至于職司其憂猶望僂俛竊見御史出使悉受風聞雖時獲罪人亦無枉濫何者得堯之罰不能不怨守令爲政容有愛憎姦猾之徒恆思報惡多有妄造無名共相誣謗御史一經檢究恥于不成杖木之下曰虛爲實無罪不能自雪者豈可勝道哉臣雖愚短守不假器繡衣所指冀曰清肅若仍踵前失或傷善人則尸祿之責無所逃罪所曰夙夜爲憂思有悛革如臣鄙見請依太和故事還置司直十人名隸廷尉秩曰五品選歷官有稱心平性正者爲之御史若出糾劾卽移廷尉令知人數廷尉遣司直與御史俱發所到州郡分居別館御史檢了移付司直覆問事訖與御史俱還中尉彈聞廷尉科案一如舊式庶使獄成罪定無復稽寬爲惡取敗不得稱枉若

御史司直糾劾失實悉依所斷獄罪之聽曰所檢迭相糾發如二使阿曲有不盡理聽罪家詣門下通訴別加案檢如此則肺石之傷怨訟可息叢棘之下受罪吞聲者矣

魏書高恭之傳

奏記御史中尉元匡

道穆生自蓬簷長于陋巷頗獵羣書無純碩之德尙好章詠乏彫掞之工雖欲廁影髦徒班名俊伍其可得哉然凝明獨斷之主雄才不世之君無藉朽株之資求人屠釣之下不牽閭投之誚取士商歌之中是已聞英風而慷慨望雲路而低徊者天下皆是也若得身隸繡衣名充直指雖謝周生騎上之敏實有茅氏就鑊之心

魏書高恭之傳

元寧

寧孝昌初爲滎陽太守

造像記

大魏孝昌二年歲次丙午正月辛丑朔廿四日甲子滎陽太守元
盜仰為二聖敬造石像一壻願主上萬祚臣僚盡忠後宮皆潤願
天下太平四方慕義又願亡考生天安養國土上下延壽兄弟眷
屬含靈有識蠢動眾生普同斯福鬼龍山岳靡不慈仁所願如是

碑拓本

元洪業

洪業孝昌中賊帥斬鮮于修禮來降為賊黨葛榮所殺

復行臺楊津書

今與諸人密議欲殺普賢願公聽之又賊欲圍城正為取北人耳

城中所有北人必須盡殺公若置之恐縱敵為患矣願公察之

楊播附傳楊津為北道行臺與賊帥元洪業及與賊中督將尉靈
根程殺鬼潘法顯等書曉諭之并授鐵券許已爵位合圖賊帥毛

普賢洪業等
感悟復書

賀拔勝

勝字破胡神武尖山人初爲軍主孝昌中尒朱榮召爲鎮遠將軍別將孝莊帝卽位封易陽縣伯累遷直閭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平南將軍光祿大夫進號安南將軍尋除撫軍將軍大都督鎮中山徵爲前軍大都督拜武衛將軍改封眞定縣公加散騎常侍假驃騎大將軍節閔帝卽位拜右衛將軍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左光祿大夫太昌初爲領軍將軍除侍中永熙中拜使持節驃騎大將軍荊州刺史南道大行臺尚書左僕射進中書令封琅邪郡公孝武西遷進太保錄尚書事兵敗奔梁尋還入關進太師中軍大都督大統十年卒贈太宰錄尚書事諡曰

貞獻

臨終與宇文冢手書

勝萬里杖策歸身闕庭冀望與公埽除逋寇不幸殞斃微志不申願公內先協和順時而動若死而有知猶望魂飛賊庭已報恩遇

耳周書賀拔勝傳

李彥

彥字彥士梁郡下邑人孝昌中釋褐奉朝請孝武西遷兼著作
佐郎大統初除通直散騎侍郎累遷左戶郎中後改授戶部郎
中封平陽縣子廢帝初拜尚書右丞轉左丞遷給事黃門侍郎
仍左丞拜兵部尚書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六官建改
授軍司馬進爵為伯卒諡曰敬

臨終遺誠其子昇明等

昔人曰窾木為櫝葛纍為緘下不亂泉上不泄臭實吾平生之志
也但事既矯枉恐為世士所譏今可斂日時服葬于礲确之地勿
用明器芻塗及儀衛等爾其念哉北史七十

柳蚪

蚪字仲蟠河東解人徙居汝潁閒孝昌中舉秀才為兗州主簿

遷揚州中從事加鎮遠將軍棄官大統中馮翊王元季海鎮洛陽徵爲行臺郎中後爲獨孤信開府從事中郎秦州司馬歷宇文泰丞相府記室封美陽縣男除祕書丞遷中書侍郎廢帝卽位遷祕書監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恭帝元年卒贈兗州刺史諡曰孝

上文帝疏論史官

古者人君立史官非但記事而已蓋所已爲監誠也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彰善癉惡曰樹風聲故南史抗節表崔杼之罪董狐書法明趙盾之愆是知直筆于朝其來久矣而漢魏已還密爲記注徒聞後世無益當時非所謂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者也且著述之人密書其事縱能直筆人莫之知何止物生橫議亦自異端互起故班固致受金之名陳壽有求米之論著漢魏者非一氏造晉史者至數家後代紛紜莫知準的伏惟陛下則天稽古勞心

庶政開誹謗之路納忠讜之言諸史官記事者請皆當朝顯言其
狀然後付之史閣庶令是非明著得失無隱使聞善者日修有過
者知懼敢曰愚管輕冒上聞乞曰瞽言訪之眾議

周書柳虬傳北史柳虬傳文苑

英華六
百九十

書簡

廢帝文皇帝之嗣子年七歲文皇帝託于安定公曰是子才由于
公不才亦由于公宜勉之公既受茲重寄居元輔之任又納女為
皇后遂不能訓誨有成致令廢黜負文皇帝付屬之意此咎非安

定公而誰

周書文帝紀下魏文帝崩皇太子嗣位三年太祖與公卿定議廢帝尊立齊王廓是為恭帝元年帝大饗羣臣

魏史柳虬執簡書于朝

文泰... 皇... 中... 大... 中... 王...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魏文卷五十三終